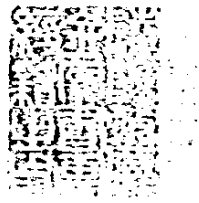


李笠翁曲話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李笠翁曲話目次

詞曲部

第一 結構 (計七款)

戒諷刺 立主腦 脫窠臼 密針線 減頭緒 戒荒唐 審虛實

第二 詞采 (計四款)

貴顯淺 重機趣 戒浮泛 忌填塞

第三 音律 (計九款)

恪守詞韻 凜遵曲譜 魚模當分 廉監宜避 拗句難好 合韻易重 慎用上

聲 少填入韻 別解務頭

第四 賓白 (計八款)

聲務鏗鏘 語求肖似 詞別繁減 字分南北 文貴精潔 意取尖新 少用方

言 時防漏孔

第五 科諱 (計四款)

戒淫褻 忌俗惡 重關係 貴自然

第六 格局 (計五款)

家門

冲場

出脚色

小收煞

大收煞

演習部

第一 選劇 (計二款)

別古今

劑冷熱

第二 變調 (計二款)

縮長爲短

變舊成新

附錄

琵琶記尋夫改本 明珠記煎茶改本

第三 授曲 (計六款)

解明曲意 調熟字音 字忌模糊 曲嚴分合 鑼鼓忌雜 吹合宜低

第四 教白 (計二款)

高低抑揚 緩急頓挫

第五 脫套 (計四款)

衣冠惡習 聲音惡習 語言惡習 科譚惡習

李笠翁曲話

清李漁著

詞曲部

第一 結構

填詞一道，文人之末技也；然能抑而爲此，猶覺愈于馳馬，試劍，縱酒，呼盧。孔子有言：『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博奕雖戲具，猶賢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填詞雖小道，不又賢于博奕乎？吾謂技無大小，貴在能精；才乏纖洪，利于善用；能精善用，雖寸長尺短亦可成名。否出才誇八斗，胸號五車，爲文僅稱點鬼之談，著書惟供覆瓿之用，雖多亦奚以爲？填詞一道，非特文人工此者足以成名，卽前代帝王亦有以本朝詞曲擅長遂能不泯其國事者，請歷言之：高則誠王實甫諸人，元之名士也，舍填詞一無表見；使兩人不撰琵琶西廂，則沿至今日，誰復知其姓名？是則誠實甫之傳，琵琶西廂傳之也；湯若士，明之才人也，詩文尺牘，儘有可觀；而其膾炙人口者，不在尺牘詩文而在還魂一劇；使若士不草還魂，則當日之若士已雖有而若無，况後代乎？是若士之傳，還魂傳之也。此人以填詞而得名者也。歷朝文字之盛，

古今圖書集成
禮儀典
卷之...

其名各有所歸：漢史，唐詩，宋文，元曲，此世人口頭語也。漢書，史記，千古不磨，尚矣！唐則詩人濟濟，宋有文士踰踰，宜其鼎足文壇，爲三代後之三代也。元有天下，非特政刑禮樂，一無可宗，卽語言文字之末，圖書翰墨之微，亦少概見；使非崇尚詞曲，得琵琶西廂以及元人百種諸書，傳于後代，則當日之元亦與五代，金，遼同其泯滅，焉能附三朝驥尾而掛學士文人之齒頰哉？此帝王國事，以填詞而得名者也。由是觀之，填詞非末技，乃與史，傳，詩，文，同源而異派者也。近日雅慕此道，刻欲追跡元人，配饜若士者儘多，而究竟作者寥寥，未聞絕唱。其故維何？止因詞曲一道，但有前書堪讀，並無成法可宗，暗室無燈，有眼皆同瞽目，無怪乎覓途不得，問津無人，半途而廢者居多；差毫釐而謬千里者，亦復不少也。嘗怪天地之間有一種文字，卽有一種文字之法脈準繩載之于書者，不異耳提面命；獨于填詞製曲之事，非但略而未詳，亦且置之不道。揣摩其故，殆有三焉：一則爲此理甚難，非可言傳，止堪意會，想入雲霄之際，作者神魂飛越，如在夢中，不至終篇，不能返魂收魄，談真則易，說夢爲難，非不欲傳，不能傳也。若是則誠異誠難，誠爲不可道矣。吾謂此等至理，皆言最上一乘，非填詞之學節節皆是也，豈可爲精者難言而麤者亦置勿道乎？一則爲填詞之理，變幻不常，言當如是，又有不當如是者。如填生旦之詞

貴于莊雅。製淨丑之曲務帶談諧。此理之常也。乃忽遇風流放佚之生員，反覺莊雅爲非，作迂腐不情之淨丑，轉以談諧爲忌；諸如此類者，悉難膠柱。恐以一定之陳言，誤泥古拘方之作者，是以甯爲闕疑，不生蛇足。若是則此種變幻之理，不獨詞曲爲然，帖括詩文皆若是也。豈有執死法爲文而能見賞于人相傳于後者乎？一則爲從來名士以詩賦見重者十之九，以詞曲相傳者猶不及什一，蓋千百人一見者也。凡有能此者，悉皆剖腹藏珠，務求自秘，謂此法無人授我，我豈肯獨傳？使家家製曲，戶戶填詞，則無論白雪盈車，陽春徧世，淘金選玉者未必不使後來居上而覺糠粃在前；且使周郎漸出，顧曲者多攻出瑕疵，令前人無可應批，是自爲后羿而教出無數逢蒙，環執干戈而害我也；不如仍做前人緘口不提之爲是。吾揣摩不傳之故，雖三者並列，竊恐此意居多。以我論之：文章者天下之公器，非我之所能私；是非者千古之定評，豈人之所能倒？不若出我所有公之于人，收天下後世之名賢悉爲同調：勝我者我師之，仍不失爲起予之高足；類我者我友之，亦不媿爲攻玉之他山；持爲此心，遂不覺以生平底裏和盤托出；併前人已傳之書，亦爲取長棄短，別出瑕瑜，使人知所從違而不爲誦讀所誤；知我，罪我，憐我，殺我，悉聽世人，不復能顧其後矣。但恐我所言者，以自爲是爲未必果是；人所趨者，我以爲非而未必盡非；但矢一字之公，可謝千秋之罰。

噫！元人可作，當必貫予！

填詞首重音律，而予獨先結構者，以音律有書可考，其理彰明較著；自中原音韻一出，則陰陽平仄，畫有腔區，如舟行水中，車推岸上，稍知率由者雖欲故犯而不能矣！嘯餘九宮二譜一出，則葫蘆有樣，粉本昭然。前人呼製曲爲填詞。填者布也；猶棋枰之中，畫有定格，有一格布一子，止有黑白之分，從無出入之弊；彼用韻而我叶之，彼不用韻而我縱橫流蕩之。至于引商刻羽，戛玉敲金，雖曰神而明之，匪可言喻，亦由勉強而臻自然，蓋遵守成法之化境也。至于結構二字，則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韻抽毫之始。如造物之賦形，當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爲制定全形，使點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勢。倘先無成局，而由頂及踵，逐段滋生，則人之一身當有無數斷續之痕，而血氣爲之中阻矣。工師之建宅亦然：基址初平，間架未立，先籌何處建廳，何方開戶，棟需何木，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揮斤運斧。倘造成一架而後再籌一架，則便于前者不便于後，勢必改而就之，未成先毀；猶之築舍道旁，兼數宅之匠資，不足供一廳一堂之用矣！故作傳奇者不必卒急拈毫，袖手于前始能疾書于後，有奇事方有奇文，未有命題不佳而能出其錦心，揚爲繡口者也。嘗讀時髦所撰，惜其慘澹經營，用心良苦，而不得被管絃，副優孟者，非審協律之難，而結構全部規模之未

善也。

詞采似屬可緩，而亦置音律之前者，以有才技之分也。文詞稍勝者即號才人，音律極精者終爲藝士；師曠止能審樂不能作樂，龜年但能度詞不能製詞，使與作樂製詞者同堂，吾知必居末席矣。事有極細而亦不可不嚴者，此類是也。

戒諷刺

武人之刀，文人之筆，皆殺人之具也。刀能殺人，人盡知之；筆能殺人，人則未盡知也。然筆能殺人，猶有或知之者，至筆之殺人較刀之殺人，其快其凶更加百倍，則未有能知之而明言以戒世者。予請深言其故。何以知之？知之于刑人之際：殺之與剛，同是一死，而輕重別焉者，以殺止一刀，爲時不久，頭落而事畢矣；剛必數十百刀，爲時必經數刻，死而不死，痛而復痛，求爲頭落事畢而不可得者，只在久與暫之分耳。然則筆之殺人，其爲痛也，豈止數刻而已哉？竊怪傳奇一書，昔人以代木鐸；因愚夫愚婦認字知書者少，勸使爲善，誠使勿惡，其道無由，故設此種文詞，借優人說法與大衆齊聽，謂善者如此收場，不善者如此結果，使人知所趨避，是藥人壽世之方，救苦弭災之具也。後世刻薄之流，以此意倒行逆施，借此文報讎洩怨；心之所喜者，處以生旦之位，意之所怨者，變以淨丑之形，且舉千百年未聞之醜行，幻設而加

于一人之身，使梨園習而傳之，幾爲定案，雖有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噫！豈千古文章止爲殺人而設，一生誦讀徒備行凶造孽之需乎？蒼頡造字而鬼夜哭，造物之心，未必非逆料至此也。凡作傳奇者，先要滌去此種肺腸，務存忠厚之心，勿爲殘毒之事；以之報恩則可，以之報怨則不可；以之勸善懲惡則可，以之欺善作惡則不可。人謂琵琶一書爲譏王四而設，因其不孝于親，故加以入贅豪門，致親餓死之事。何以知之？因琵琶二字有四王字冒于其上，則其寓意可知也。噫！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凡作傳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傳世之心，而後鬼神效靈，予以生花之筆，撰爲倒缺之詞，使人人贊美，百世流芬；傳非文字之傳，一念之正氣使傳也。五經，四書，左國，史漢諸書與天地山河同其不朽，試問當年作者有一不肖之人，輕薄之于廁于其間乎？但觀琵琶得傳至今，則高則誠之爲人必有善行可予，是以天壽其名使不與身俱沒，豈殘忍刻薄之徒哉？即使當日與王四有隙，故以不孝加之；然則彼與蔡邕未必有隙，何以有隙之人止暗寓其姓，不明叱其名，而未必有隙之人反蒙李代桃僵之實乎？此顯而易見之事，從無一人辯之；創爲是說者，其不學無術可知矣！予向梓傳奇，嘗將誓詞于首，其略云：加生且以美名，原非市恩于有託；抹淨丑以花面，亦屬調笑于無心；凡以點綴詞場，使不岑寂而已。但慮七情以內，無境不生；六合之中，何所不

有；幻設一事，卽有一事之偶同，喬命一名，卽有一名之巧合，焉知不以無基之樓閣，詔爲有樣之葫蘆！是用滄血鳴神，剖心告世，倘有一毫所指，甘爲三世之瘡，卽漏顯誅，難逃陰罰。此種血忱，棄已沁入梨棗，印政囊中久矣，而好事之家，猷有不盡相諒者，每觀一劇，必問所指何人。噫！如其盡有所指，則誓詞之設，已經二十餘年，上帝有赫，實式臨之，胡不降之以罰？茲以身後之事，且置勿論，論其現在者：年將六十，卽旦夕就木，不爲天矣；向憂伯道之憂，今且五其男，二其女，孕而未誕，誕而待孕者尙不一其人，雖盡屬景升豚犬，然得此以慰桑榆，不憂窮民之無告矣；年雖邁而筋力未衰，涉水登山，年少場往往追予弗及；貌雖癯而精血未耗，尋花覓柳，兒女事猶然自覺尋常；所患在貧，貧也非病也；所少在貴，貴豈人人可倖致乎？是造物之憫予，亦云至矣！非憫其才，非憫其德，憫其方寸之無他也！生平所著之書，雖無裨于人心世道，若止論等身，幾與曹交食粟之軀等其高下。使其間稍伏機心，略藏匕首，造物且誅之奪之不暇，肯容自作孽者老而不死，猶得佯狂自肆于筆墨之林哉？吾于發端之始，卽以諷刺戒人，且若鸞鷟自鳴得意者；非敢故作夜郎，竊恐詞人不究立言初意，謬信「琵琶王四」之說，因謬成真。誰無恩怨，誰乏牢騷？悉以填詞洩憤，是此一書者非闡明詞學之書，乃教人行險播惡之書也。上帝討無禮，予其

首誅乎？現身說法，蓋爲此耳！

立主腦

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腦；主腦非他，卽作者立言之本意也。傳奇亦然；一本戲中，有無數人名，究竟俱屬陪賓，原其初心止爲一人而設。此卽一人之身，自始至終，離合悲歡，中具無限情由，無窮關目，究竟俱屬衍文，原其初心又止爲一事而設。此一人一事，卽作傳奇之主腦也。然必此一人一事果然奇特，實在可傳而後傳之，則不愧傳奇之目；而其人其事與作者姓名皆千古矣！如一部琵琶，止爲蔡伯喈一人，而蔡伯喈一人，又止爲重婚牛府一事，其餘枝節，皆從此一事而生；二親之遭凶，五娘之盡孝，拐兒之騙財置書，振太公之疎財仗義，皆由于此，是「重婚牛府」四字，卽作琵琶記之主腦也。一部西廂止爲張君瑞一人，而張君瑞一人又止爲白馬解圍一事，其餘枝節皆從此一事而生；夫人之許婚，張生之望配，紅娘之勇于作合，鶯鶯之敢于失身，與鄭恆之力爭原配而不得，皆由于此；是「白馬解圍」四字，卽作西廂記之主腦也。餘劇皆然，不能悉指。後人作傳奇，但知爲一人而作，不知爲一事而作；盡此一人所行之事，逐節鋪陳，有如散金碎玉，以作零齣則可，謂之全本則爲斷線之珠，無梁之屋；作者茫然無緒，觀者寂然無聲，無怪乎有識梨園望之而却步也！

此語未經提破，故犯者孔多，而今而後，吾知鮮矣！

脫窠臼

人惟求舊，物惟求新；新也者，天下事務之美稱也。而文章一道，較之他物，尤加倍焉；翼翼乎陳言務去，求新之謂也。至于填詞一道，較之詩賦古文，又加倍焉，非特前人所作，于今為舊，即出我一人之手。今之視昨亦有間焉。昨已見而今未見也，知未見之為新，即知已見之為舊矣。古人呼劇本為傳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經人見而傳之，是以得名；可見非奇不傳。新即奇之別名也。若此等情節。業已見之戲場，則千人共見，萬人共見，絕無奇矣，焉用傳之。是以填詞之家，務解傳奇二字，欲為此劇，先問古今院本中會有此等情節與否。如其未有，則急急傳之，否則枉費辛勤，徒作効顰之婦。東施之貌未必醜于西施，止為效顰于人，遂蒙千古之誚；使當日逆料至此，即勸之捧心，知不屑矣。吾謂填詞之難，莫難于洗滌窠臼；而填詞之陋，亦莫陋于盜襲窠臼。吾觀近日之新劇，非新劇也，皆老僧碎補之衲衣，醫士合成之湯藥，取衆劇之所有，彼割一段，此割一段，合而成之。即是一種傳奇。但有耳所未聞之姓名，從無目不經見之事實，語云：「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以此贊時人新劇，可謂定評！但不知前人所作，又從何處集來？豈西廂以前別有跳牆之張琪，琵琶以上

另有剪髮之趙五娘乎？若是則何以原本不傳而傳其抄本也？窠臼不脫，難語填詞，凡我同心，急宜參酌。

密針線

編戲有如縫衣，其初則以完全者剪碎，其後又以剪碎者湊成；剪碎易，湊成難；湊成之工，全在針線緊密，一節偶疎，全篇之破綻出矣。每編一折，必須前顧數折，後顧數折，顧前者欲其照映，顧後者便于埋伏；照映埋伏，不止照映一人，埋伏一事，凡是此劇中有名之人，關涉之事，與前此後此所說之話，節節俱要想到；甯使想到而不用，勿使有用而忽之。吾觀今日之傳奇，事事皆遜元人，獨于埋伏照映處，勝彼一籌；非今人之太工，以元人之所長，不在此也。若以針線論，元曲之最疎者，莫過于琵琶。無論大關節目背謬甚多，如子中狀元，三載而家人不知；身贅相府享盡榮華，不能自遣一僕而附家報于路人；趙五娘千里尋夫，隻身無伴，未審果能全節與否，其誰證之？諸如此類，皆背理妨倫之甚者。再取小節論之，如五娘之剪髮，乃作者自爲之，當日必無其事，以有疎財仗義之張太公在；受人之託，必能終人之事，未有坐視不顧，而致其剪髮者也。然不剪髮，不足以見五娘之孝。以我作琵琶，剪髮一折，亦必不能少，但須回護張太公，使之自留地步。吾讀剪髮之曲，並無一字照管太

公。且若有心譏刺者，據五娘云：「前日婆婆沒了，虧太公周濟，如今公公又死，無錢資送，不好再去求他，只得剪髮。」云云。若是則剪髮一事，乃自願爲之，非時勢迫之使然也。奈何曲中云：「非奴苦要孝名傳，只爲上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難。」此二語雖屬恆言，人人可道，獨不宜出五娘之口；彼自不肯告人，何以言其難也？觀此二語，不似懟怨太公之調乎？然此猶屬背後私言，或可免于照顧，迨其哭倒在地，太公見之，許送錢米相資，以備衣衾棺槨，則感之頌之，當有不啻口出者矣；奈何曲中又云：「只恐奴身死也，兀自沒入埋。誰還你恩債？」試問公死而埋者何人？姑死而埋者何人？對埋殮公姑之人而自言暴露，將置太公于何地乎？且太公之相資，尙義也，非圖利也，「誰還恩債」一語，不幾抹倒太公，將一片熱腸付之冷水乎？此等詞曲，幸而出自元人，若出我輩，則羣口訕之，不識置身何地矣。予非敢于讎古，旣爲詞曲，立言必使人知取法；若扭于世俗之見，謂事事當法元人，吾恐未得其瑜，先有其瑕。人或非之，卽舉元人藉口，烏知聖人千慮必有一失，聖人之事猶有不可盡法者，况其他乎？琵琶之可法者原多，請舉所，以蓋短，如中秋賞月一折：同一月也，出于牛氏之口者言言歡悅，出于伯喈之口者字字淒涼，一座兩情，兩情一事，此其針線之最密者。瑕不掩瑜，何妨並舉其略？然傳奇一事也，其中義理，分爲三項：曲

也。白也，穿插聯絡之關目也。元人所長者止居其一，曲是也；白與關目，皆其所短。吾于元人，但守其詞中繩墨而已矣。

減頭緒

頭緒繁多，傳奇之大病也。荆劉拜殺（荆釵記劉知遠拜月亭殺狗記）之得傳于後，止爲一線到底，並無旁見就出之情；三尺童子觀演此劇，皆能了了于心，便便于口，以其始終無二事，貫串只一人也。後來作者不講根源，單籌枝節，謂多一人可增一人之事，事多則關目亦多，令歡場者如入山陰道中，人人應接不暇；殊不知戲場脚色止此數人，便換千百個姓名，也只此數人裝扮，止在上場之勤不勤，不在姓名之換不換。與其忽張忽李，令人莫識從來，何如只扮數人，使之頻上頻下，易其事而不易其人，使觀者各暢懷來，如逢故物之爲愈乎？作傳奇者能以頭緒忌繁四字，刻刻關心，則思路不分，文情專一。其爲詞也，如孤桐勁竹，直上無枝，雖難保其必傳，然已有荆劉拜殺之勢矣。

戒荒唐

昔人云：「畫鬼魅易，畫狗馬難。」以鬼魅無形，畫之不似，難于稽考；狗馬爲人所習見，一筆稍乖，是人得以指譎。可見事涉荒唐，卽文人臆拙之具也。是近日傳

奇獨工于爲此。噫！活人見鬼，其兆不祥；矧有吉事之家，動出魑魅魍魎爲壽乎？移風易俗，當自此始。吾謂劇本非他，卽三代以後之韶濩也。殷俗尙鬼，猶不聞以怪誕不經之事被諸聲樂，奏于廟堂；矧辟謬崇真之盛世乎？王道本乎人情，凡作傳奇，只當求于耳目之前，不當索諸聞見之外；無論詞曲，古今文字皆然。凡說人情物理者，千古相傳；凡涉荒唐怪異者，當日卽朽。五經，四書，左，國，史，漢，以及唐宋諸大家，何一不說人情？何一不關物理？及今家傳戶頌，有怪其平易而廢之者乎？齊諧，志怪之書也，當日僅存其名，後世未見其實，此非平易可久，怪誕不傳之明驗歟？人謂家常日用之事已被前人做盡，窮微極隱，纖芥無遺，非好奇也。求爲平而不可得也。予曰：不然。世間奇事無多，常事爲多，物理易盡，人情難盡。有一日之君臣父子，卽有一日之忠孝節義。性之所發，愈出愈奇，儘有前人未作之事，留之以待後人；後人猛發之心，較之勝于先輩者。卽就婦人女子言之：女德莫過于貞，婦愆無甚于妒，古來貞女守節之事，自剪髮，斷臂，刺面，毀身以至刎勁而死矣。近日失貞之婦，竟有刳腸剖腹，自塗肝腦于貴人之庭以鳴不屈者，又有不持利器談笑而終其身者。老衲高僧之坐化者，豈非五倫以內，自有變化不窮之事乎？古來妒婦制夫之條，自爵跪，戒眠，捧燈，戴水以至扑臂而止矣。近日妒悍之流，竟有鎖門絕食，遷怨于

人，使族黨避禍難前坐視其死而莫之救者；又有鞭扑不加，囹圄不設，寬仁大度，若有刑指之風而其夫攝于不怨之威自遣其妾而歸化者；豈非閨闈以內，便有日異月新之事乎？此類繁多，不能枚舉。此言前人未見之事，後人見之，可備填詞製曲之用者也。即前人已見之事，儘有摹寫未盡之情，描畫不全之態；若能設身處地，伐隱攻微，彼泉下之人自能效靈于我，授以生化之筆，假以蘊繡之腸，製為雜劇，使人但賞極新極豔之詞，而竟忘其為極腐極陳之事者。此為最上一乘，予有志焉，而未之逮也。

審虛實

傳奇所用之事，或古或今，有虛有實，隨人拈取。古者，書籍所載，古人現成之事也；今者，耳目傳聞，當時僅見之事也。實者，就事敷陳，不假造作，有根有據之謂也；虛者，空中樓閣，隨意構成，無影無形之謂也。人謂古事多實，近事多虛，予曰不然；傳奇無實；大半皆寓言耳。欲勸人為孝則舉一孝子出名，但有一行可紀，則不必盡有其事；凡屬孝親所應有者，悉取而加之，亦猶：「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一居下流，天上之惡皆歸焉。「其餘表忠，表節與種種勸人為善之劇，率同于此。若謂古事皆實，則西廂琵琶，推為曲中之祖，鶯鶯果嫁君瑞乎？蔡邕之餓李其親，五娘

之幹盡其夫，見于何書？果有實據乎？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蓋指武成而言也。經史固然，矧雜據乎？凡閱傳奇而必考其事從何來，人居何地者，皆說夢之癡人，可以不答者也。然作者秉筆，又不宜盡作是觀。若紀目前之事，無所考究，則非特事跡可以幻生，并其人之姓名亦可以憑空捏造，是謂虛則虛到底也。若用往事為題，以一古人出名，則滿場脚色皆用古人，捏一姓名不得；其所行之事，又必本于載籍，班班可考，創一事實不得。非用古人姓字為難，使與滿場脚色同時共事之為難也；非查古人事實為難，使與本等情由，貫串合一之為難也。予既謂傳奇無實，大半寓言，何以又云姓名事實，必須有本？要知古人填古事易，今人填古事難。古人填古事，猶之今人填今事，非其不慮人，考無可考也。傳至于今，則其人其事，觀者爛熟于胸中，欺之不得，罔之不能，所以必求可據，是謂實則實到底也。若用一二古人作主，因無陪客，幻設姓名以代之，則虛不似虛，實不成實，詞家之醜態也，切忌犯之。

第二 詞采

曲與詩餘，同是一種文字。古今刻本中，詩餘能佳，而曲不能盡佳者，詩餘可選而曲不可選也。詩餘最短，每篇不過數十字，作者雖多，入選者不多；棄短取長，是

以但見其美。曲文最長，每折必須數曲，每部必須數十折，非八斗長才，不能始終如一；微疵偶見者有之，瑕瑜並陳者有之；尙有踴躍于前，懈弛于後，不得已而爲狗尾續貂者亦有之。演者觀者既存此曲，只得取其所長，恕其所短，首尾並錄，無一部而刪去數折，止存數折；一齣而抹去數曲，止存數曲之理。此戲曲不能盡佳，有爲數折可取而繫帶全篇，一曲可取而繫帶全折，使瓦缶與金石齊鳴者，職是故也。予謂既工此道，當如畫士之傳真，閨女之刺繡，一筆稍差，便慮神情不似；一針偶缺，卽防花鳥變形，使全部傳奇之曲得似詩餘選本，如花間草堂諸集，首首有可珍之句，句句有可寶之字，則不媿填詞之名，無論必傳，卽傳之千萬年，亦非微倖而得者矣。吾于古曲之中取其全本不懈，多瑜鮮瑕者，惟西廂能之。琵琶則如漢高用兵，勝敗不一，其得一勝而王者命也，非戰之力也。荆劉拜殺之傳，則全賴音律文章一道，置之不論，可矣。

貴顯淺

曲文之詞采，與詩文之詞采，非但不同，且要判然相又，何也？詩文之詞采貴典雅而賤巖鄙，宜蘊藉而忌分明；詞曲不然。話則本之街談巷議，事則取其直說明言。凡讀傳奇而有令人費解，或初閱不見其佳，深思而後得其意之所在者，便非絕妙好

詞，不問而知爲今曲，非元曲也。元人非不讀書，而所製之曲絕無一毫書本氣，以其有書而不用，非常用而無書也；後人之曲則滿紙皆書矣。元人非不深心，而所填之詞皆覺過于淺近，以其深而出之以淺，非借淺以文其不深也；後人之詞則心口皆深矣。無論其他，卽湯若士遺魂一劇，世以配瓊元人宜也。問其精華所在，則以驚夢尋夢二折對；余謂二折雖佳，猶是今曲，非元曲也。驚夢首句云：「裊晴絲吹來閒庭院，搖漾春如線。」以游絲一縷逗起情絲，發端一語卽費如許深心，可謂慘澹經營矣。然聽歌牡丹亭者，百人之中有一二人解出此意否？若謂製曲初心，並不在此，不過因所見以起興，則瞥見游絲，不妨直說，何須曲而又曲，由晴絲而說及春，由春與晴絲而悟其如線也？若云作此原有深心，則恐索解人不易得矣。索解人既不易得，又何必奏之歌筵，俾雅人俗子同聞而共見乎？其餘「停半晌」，「整花鈿」，「沒揣菱花」，「偷人半面」及「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遍青山啼紅了杜鵑」等語，字字俱費經營，字字皆欠明爽。此等妙語，止可作文字觀，不得作傳奇觀。至于末幅「似虫兒般蠢動，把風情搨」，與「恨不得肉兒般團成片也，逗的個日下胭脂雨上鮮」尋夢曲云：「明放着白日青天，猛教人抓不到夢魂前，是這答兒壓黃金釧匾。」此等曲則去元人不遠矣。而予最賞心者，不專在驚夢，尋夢等折，謂其心花筆蕊，散見于前後各

折之中。診祟曲云：「看你春歸何處歸，春睡何曾睡，氣絲兒，怎度的長天日？」夢去知他實實，誰病來？只送得個虛虛的你，做行雲，先渴倒在巫陽會。」又不是困人天氣，中酒心期，魑魍的常如醉。」「承尊觀，何時何日，來看這女顏回。」憶女曲云：「地老天昏，沒號把老娘安頓。」「你怎撇得下萬里無兒白髮親。」賞春香還是你舊羅裙。」玩真曲云：「如愁欲語，只少口氣兒呵！」叫的你噴嚏似天花唾，動凌波，盈盈欲下，不見影兒那！」此等曲，則純乎元人，置之百種前後，幾不能辨；以其意深詞淺，全無一毫書本氣也。若論填詞家宜用之書，則無論經，傳，子，史以及詩，賦，古文，無一不當熟讀，卽道家，佛氏，九流，百工之書，下至孩童所習千字文百家姓，無一不在所用之中；至于形之筆端，落于紙上，則宜洗濯殆盡，亦偶有用着成語之處，點出舊事之時，妙在信手拈來，無心巧合，竟似古人尋我，並非我覓古人。此等造詣，非可言傳，只宜多購元曲，寢食其中，自能爲其所化。而元曲之最佳者，不單在西廂，琵琶二劇，而在元人百種之中；百種亦不能盡佳，十有一二可列高王之上。其不致家絃戶誦，出與二劇爭雄者，以其是雜劇而非全本，多北曲而少南音音；又止可被諸管絃，不便奏之場上。今時所重，皆在彼而不在此，卽欲不爲執扇之捐，其可得乎？

重機趣

機趣二字，填詞家必不可少。機者，傳奇之精神；趣者，傳奇之風致；少此二物，則如泥人土馬，有生形而無生氣。因作者逐句湊成，遂使觀場者逐段記憶，稍不留心，則看到第二曲，不記頭一曲是何等情形；看到第二折，不知第三折要作何勾當；是心口徒勞，耳目俱澀，何必以此自苦，而復苦百千萬億之人哉？故填詞之中，勿使有斷續痕，勿使有道學氣。所謂無斷續痕者，非止一齣接一齣，一人頂一人，務使承上接下，血脈相連；卽于情事截然絕不相關之處，亦有連環細笋伏于其心，看到後來方知其妙；如藕于未切之時先長暗絲以侍，絲于絡成之後纔知作繭之精，此言機之不可少也。所謂無道學氣者，非但風流跌宕之曲，花前月下之情，常以板腐爲戒；卽談忠孝節義與說悲苦哀怨之情，亦常抑聖爲狂，寓哭于笑，如玉陽明之講道學，則得詞中三昧矣。陽明登壇講學，反覆辨說「良知」二字。一愚人詢之曰：「請問「良知」這件東西，還是白的？還是黑的？」陽明曰：「也不白，也不黑，只是一點帶赤的，便是良知了。」照此法填詞，則離，合，悲，歡，喜，笑，怒，罵，無一字一語，不帶機趣而止矣。予又謂填詞種子，要在性中帶來，性中無此，做殺不佳。人問：性之有無，何處辨識？予曰，不難。觀其說話行文，卽知之矣。說話不迂腐，十

句之中定有一二句超脫；行文不板實，一篇之內，但有一二段空靈，此卽可以填詞之人也。不則另尋別計，不當以有用精神，費之無益之地。噫！性中帶來一語，事事皆然，不獨填詞一節。凡作詩，文，書，畫，飲酒，鬪棋，與百工技藝之事，無一不俱夙根，無一不本天授；強而後能者，畢竟是半路出家，止可冒齋飯吃，不能成佛作祖也。

戒淨泛

詞貴顯淺之說，前已道之詳矣。然一味顯淺而不知分別，則將日流粗俗，求爲文人之筆而不可得矣。元曲多犯此病，乃嬌艷深晦之弊而過焉者也。極粗極俗之語，未嘗不入填詞，但宜從脚色起見。如在花面口中，則惟恐不粗不俗；一涉生旦之曲，便宜斟酌其詞。無論生爲衣冠仕宦，且爲小姐夫人，出言吐詞，當有雋雅從容之度；即使生爲僕從，且作梅香，亦須擇言而發，不與淨丑同聲。以生旦有生旦之體，淨丑有淨丑之腔故也。元人不察，多混用之。觀幽閨記之陀滿興福乃小生脚色，初屈後伸之人也。其避兵曲云：「遙觀巡捕卒，都是棒和鎗。」此花面口吻，非小生曲也。均是常談俗語，有當用于此者，有當用于彼者；又有極粗極俗之語，止更一二字，或增減一二字，便成絕新絕雅之文者。紳而明之，只在一熟，當存其說以俟其人。

填詞義理無窮，說何人，肖何人，說某事，切某事；文章頭緒之最繁者莫填詞若矣。予請總其大綱，則不出情景二字；景書所睹，情發欲言；情自中生，景由外得；二字難易之分，判如霄壤；以情乃一人之情，說張三要像張三，難通融于李四；景乃衆人之景，寫春夏盡是春夏，止分別于秋冬。善填詞者，當爲所難，勿趨其易。批點傳奇者每遇遊山，玩水，賞月，觀花等曲，見其止書所見不及中情者，有十分佳處，只好算得五分；以風雲月露之詞，工者儘多，不從此劇始也。善詠物者，妙在卽景生情。如前所云琵琶賞月四曲，同一月也，牛氏有牛氏之月，伯嗜有伯嗜之月，所言者月，所寓者心。牛氏所說之月，可移一句于伯嗜；嗜伯所說之月，可挪一字于牛氏乎？夫妻二人之語猶不可挪移混用，况他人乎？人謂此等妙曲，工者有幾，強人以所不能，是塞填詞之路也。予曰不然，修文之事貴于專一，專則生巧，散乃入愚；專則易于奏工，散者難于責效；百工居肆，欲其專也，衆楚羣咻，喻其散也。舍悖言景，不過圖其省力；殊不知眼前景物繁多，當從何處說起。詠花旣愁遺鳥，賦月又想兼風，若使逐件鋪張，則慮事多曲少；欲以數言包括，又防事短情長；展轉推敲，已費心思幾許，何如只尙本人生發，自有欲爲之事，自有待說之情，念不旁分，妙理自出？如發科發甲之人，窗下作文，每日止能一篇二篇，場中遂至七篇；窗下之一篇二

篇，未必盡好，而場中之七篇，反能盡發所長，而奪千人之職者，以其念不旁分，舍本題之外，並無別題可做，只得走此一條路也。吾欲填詞家舍景言情，非責人以難，正欲其舍難就易耳！

忌填塞

填塞之病有三：多引古事，疊用人名，直書成句。其所以致病之由亦有三：借典核以明博雅，假脂粉以見風姿，取現成以免思索。而總此三病與致病之由之故，則在一語；一語維何？曰從未經人道破。一經道破，則俗語云：「說破不值半文錢。」再犯此病者鮮矣。古來填詞之家，未嘗不引古事，未嘗不用人名，未嘗不書現成之句，而所引所用與所書者，則有別焉。其事不取幽深，其人不搜隱僻，其句則採街談巷議；卽有時偶涉詩書，亦係耳根聽熟之語，舌端調慣之文，雖出詩書，實與街談巷議無別者。總而言之，傳奇不比文章；文章做與讀書人看，故不怪其深；戲文做與讀書人與不讀書人同看，又與不讀書之婦人小兒同看，故貴淺不貴深。使文章之設，亦爲與讀書人不讀書人及婦人小兒同看，則古來聖賢所傳之經傳，亦只淺而不深，如今世之爲小說矣。人曰：文士之作傳奇，與著書無別，假此以見其才也，淺則才于何見！予曰：能于淺處見才，方是文章高手。施耐庵之水滸，王實甫之西廂，世人盡作戲文

小說看，金聖歎特標其名曰五才子書，六才子書者，其意何居？蓋憤天下之小視其道，不知爲古今來絕大文章，故作此等驚人語以標其目。噫！知言哉！

第三 音律

作文之最樂者，莫如填詞；其最苦者，亦莫如填詞。填詞之樂，詳後賓白之第二幅！上天入地，作佛成仙，無一不隨意到，較之南面百城，洵有過焉者矣。至說其苦，亦有千態萬狀，擬之悲傷，疾痛，桎梏，幽囚諸逆境，殆有甚焉者。請詳言之：他種文字，隨人長短，聽我張弛，總無限定之資格。今置散體窮論，而論其分股限字與調聲叶律者。分股則帖括時文是已；先破後承，始開終結，內分八股，股股相對，繩墨不爲不嚴矣；然其股法句法，長短由人，未曾限之以數，雖嚴而不謂之嚴矣。限字則四六排偶之文是已；語有一定之字，字有一定之聲，對必同心，意難合掌，矩度不爲不肅矣；然止限以數，未定以位，止限以聲，未拘以格，上四下六可，上六下四亦未嘗不可，仄平平仄可，平仄仄平亦未嘗不可，雖肅而實未嘗肅也。調聲叶律又兼分股限字之文，則詩中之近體是已，起句五言則句句五言，起句七言則句句七言，起句用某韻則以下俱用某韻，起句第二字用平聲，則下句第二字定用仄聲，第三第四又復顛倒用之；前人立法亦云苛且密矣。然起句五言句句五言，起句七言句句七言，使

有成法可守，想入五言一路，則七言之句不來矣；起句用某韻，以下俱用某韻，起句第二字用平聲，下句第二字定用仄聲，則拈得平聲之韻，上去入三聲之韻，皆可置之不問矣；守定平仄仄平二語再無變更，自一首以至千百首，皆出一轍，保無朝更夕改之令阻人適從矣；是其苛猶未甚，密猶未至也，至于填詞一道，則句之長短；字之多寡；聲之平，上，去，入；韻之清，濁，陰，陽；皆有一定不移之格，長者短一線不能，少者增一字不得，又復忽長忽短，時少時多，令人把握不定；當平者平，用一仄字不得，當陰者陰，換一陽字不能；調得平仄成文，又慮陰陽反覆，分得陰陽清楚，又與聲韻乖張，令人攪斷肺腸，煩苦欲絕；此等苛法，儘勾磨人。作者處此，但能布置得宜，安頓極妥，便是千幸萬幸之事，尙能計其詞品之低昂，文情之工拙乎？予襍俚識字，總角成篇，于詩書六藝之文，雖未精窮其義，然皆淺涉一過，總諸體百家而論之，覺文字之難，未有過于填詞者。予童而習之，于今老矣，尙未窺見一斑；祇以管窺蛙見之識，謬語同心，虛亦輟于詞壇，以待將來作者，能于此種艱難文字顯出奇能，字字在聲音律法之中，言言無資格拘攣之苦，如蓮花生在火上，仙叟弈于橘中，始爲盤根錯節之才，八面玲瓏之筆，壽名千古，衾影何慚！而千古上下之題品文藝者，看到傳奇一種，當易心換眼，別置典型。要知此種文字，作之可憐。出之不易，

其楮墨實視非同己物，有如假自他人，耳目心思，效用不能，到處爲人掣肘；非若詩，賦，古文容其得意疾書，不受神牽鬼制者，七分佳處，便可許作十分，若到十分，即可敵他種文字之二十分矣。予非左袒詞家，實欲主持公道，如其不信，但請作者同拈一題，先作文一篇，或詩一首，再作填詞一曲，試其孰難孰易，誰拙誰工，卽知予言之不謬矣。然難易自知，工拙必須人辨。

詞曲中音律之壞，壞于南西廂，凡有作者當以之爲戒，不當取之爲法；非止音律，文藝亦然，請詳言之：填詞除雜劇不論，止論全本，其文字之佳，音律之妙，未有過于北西廂者。自南本一曲，遂變極佳者爲極不佳，極妙者爲極不妙。推其初意亦有可原，不過因北本爲詞曲之豪，人人贊羨，但可被之管絃，不便奏諸場上，但宜于弋陽四平等俗優，不便強施于崑調，以係北曲而非南曲也。茲請先言其故：北曲一折止隸一人，雖有數人在場，其曲止出一口，從無互歌迭詠之事；弋陽四平等腔，字多音少，一洩而盡；又有一人啓口，數人接腔者，名爲一人，實出衆口。故演北西廂甚易。崑調悠長，一字可抵數字，每唱一曲，又必一人始之，一人終之，無可助一臂者；以長江大河之全曲，而專責一人，卽有銅喉鐵齒，其能勝此重任乎？此北本雖佳，吳音不能奏也。作南西廂者意在補此缺陷，遇割裂其詞，增添其白，易北爲南。

撰成此劇，亦可謂善用古人，喜傳佳事者矣。然自予論之：此人之于作者可謂功之首而罪之魁矣：所謂功之首者，非得之人則俗優競演，雅調無聞，作者苦心，雖傳實沒；所謂罪之魁者，千金狐腋，剪作鴻毛，一片精金，點成頑鐵；若是者，何以其有用古之心而無其具也？今之觀演此劇者，但知關目動人，詞曲悅耳，亦曾細嘗其味，深繹其詞乎？使讀書作古之人，取西廂南本一閱，句櫛字比，未有不廢卷掩鼻而怪穢氣薰人者也！若曰詞曲，情文不挾，以其就北本增刪，割彼湊此，自難貼合，雖有才力無所施也。然則賓白之文皆由己作，並未依傍原本。何以有才不用，有力不施，而爲俗口鄙惡之談以穢聽者之耳乎？且曲文之中，儘有不就原本增刪，或自填一折以補原本之缺略，自撰一曲以作諸曲之過文者；此則束縛無人，操縱由我，何以有才不用，有力不施，亦作勉強支吾之句以混觀者之目乎？使王實甫復生看演此劇，非狂叫怒罵，索改本而付之祝融，卽痛哭流涕，對原本而悲其不幸矣！嘻！續西廂者之才去作西廂者止爭一問，觀者羣加非議，謂驚夢以後諸曲，有如狗尾續貂；以彼之才，較之作南西廂者，豈特奴婢之于郎主，直帝王之視乞丐。乃今之觀者，彼施責備，而此獨包容，已不可解。且令家尸戶祝，居然配鑿琵琶，非特實甫呼冤，且使則誠號屈矣！予生平最惡弋陽四平等劇，見則趨而避之。但聞其搬演西廂，則樂觀恐後。何也？以

其腔調雖惡而曲文未改，仍是完全不破之西廂，非改頭換面折手跛足之西廂也。南本則髣髴暗啞，馱背折腰，諸惡狀，無一不備于身矣。此但責其文詞，未究音律。從來詞曲之旨，首嚴宮調，次及聲音，次及字格。九宮十三調，南曲之門戶也，小齣可以不拘。其成套大曲，則分門別戶，各有依歸，非但彼此不可通融，次第亦雜紊亂。此劇只因改北成南，遂變盡詞場格局，成因前曲與前曲字句相同，前曲與後曲體段不合，遂向別宮別調隨取一曲以聯絡之；此宮調之不能盡合也。或彼曲與此曲牌名巧湊，其中但有一二句字數不符，如其可增可減，即增減就之，否則任其多寡以解補湊不來之厄；此字格之不能盡符也。如于平仄陰陽與逐句所叶之韻，較此二者其難十倍，誅之將不勝誅；此聲音之不能盡叶也。詞家所重在此三者，而三者之弊未嘗缺一，能使天下相傳久而不廢，豈非咄咄怪事乎？更可異者：近日詞人因其熟于梨園之口，習于觀者之目，謂此曲第一當行可以取法，用作曲譜。所填之詞，凡有不合成律者，他人執而訊之，則曰：我用南西廂某折作對子。如何得錯？噫！玷西廂名目者此人，壞詞場矩度者此人，誤天下後世之蒼生者亦此人也！此等情弊，予不急爲拈出，則南西廂之流毒，當至何年何代而已乎？

向在都門，魏貞菴相國，取崔鄭合葬墓誌銘示予，命予作北西廂翻本以正從前之

謬。予謝不敏，謂天下已傳之書，無論是非可否，悉宜聽之，不當奮其死力與較短長；較之而非，舉世起而非我，即較之而是，舉世亦起而非我。何也？貴遠賤近，慕古薄今，天下之通情也，誰肯以千古不朽之名人，抑之使出時流下。彼文足以傳世，業有明徵；我力足以降人，尙無實據；以無據敵有徵，其敗可立見也。時龔芝麓先生亦在座，與貞菴相國均以予言爲然。向有一人欲改北西廂，又有一人欲續水滸傳同商于予；余曰：「西廂非不可改，水滸非不可續，然無奈二書已傳，萬口交贊，其高踞詞壇之坐位，業如泰山之穩，盤石之固，欲遠叱之使起而讓席于余，此萬不可得之數也。無論所改之西廂，所續之水滸，未必可繼後塵，即使高出前人數倍，吾知舉世之人不約而同皆以「續貂蛇足」四字爲新作之定評矣。」二人唯唯而去。此予由衷之言，向以誠人，而今不以之繩己，動數前人之過者其意何居？曰：存其是也。放鄭聲者，非讎鄭聲，存雅樂也。辟異端者，非讎異端，存正道也。予之力斥南西廂，非讎南西廂，欲存北西廂之本來面目也。若謂前人盡不可議，前書盡不可毀，則楊朱，墨翟亦是前人，鄭聲未必無底本，有之亦是前書，何以古聖賢放之辟之，不遺餘力哉！予又謂北西廂不可改，南西廂則不可不翻，何也？世人喜觀此劇，非故嗜痴，因此劇之外，別無善本，欲觀崔，張舊事，舍此無由。地乏石砂，赤土爲佳，南西廂之得以

浪傳，職是故也。使得一人焉，起而痛反其，失別出新裁，創爲南本，師實甫之意而不必更襲其詞，祖漢卿之心而不獨僅續其後；若與北西廂角勝爭雄，則可謂難之又難，若止與南西廂賭長較短，則猶恐屑而不屑。予雖乏才，請當斯任，救饑有暇，當即拈毫。

南西廂翻本既不可無，予又因此及彼而有志于北琵琶一劇。蔡中郎夫婦之傳，既以琵琶得名，則「琵琶」二字乃一篇之主，而當年作者何以僅標其名，不見拈弄其實。使趙五娘描容之後，果然身背琵琶往別張太公，彈出北哀曲聲一大套，使觀者聽者涕泗橫流，豈非琵琶記中一大暢事。而當年見不及此者，豈元人各有所長，工南詞者不善製北曲耶？使王寶甫作琵琶，吾知與千載後之李笠翁必有同心矣。予雖乏才，亦不敢不當斯任，向填一折付優人，補則誠原本之不逮。茲已附入四卷之末，尙思擴爲全本以詞備人採擇。如其可用，譜爲絃索新聲，若是則南西廂北琵琶二書可以並行，雖不敢望追蹤前哲，並轡時賢；但能保與自手所填諸曲，如已經行世之前後八種及已填未刻之內外八種，合而較之，必有淺深疎密之分矣。然著此二書，必須杜門疊月；竊恐饑來驅人，勢不由我，安得雨珠雨粟之天，爲數十口家人籌生計乎？傷哉貧也！

恪守詞韻

一韻用一韻到底，半字不容出入，此爲定格。舊曲韻雜出入無常者，因其法制未備，原無成格可守，不足怪也。既有中原音韻一書，則猶畛域畫定，寸步不容越矣。常見文人製曲，一折之中，定有一二出韻之字；非曰明知故犯，以偶得好句不在韻中，而又不肯割愛，故勉強入之以快一時之目者也。杭有才子沈孚中者，所製縮春園、息宰河二劇，不施浮采，純用白描，大是元人後勁。予初閱時，不忍釋卷，及考其聲韻則一無定軌，不惟偶犯數字，竟以寒，山，桓，歡二韻合爲一處用之，又有以支，思，齊，微，魚，模三韻並用者，甚至以真，文，庚，青，侵，尋三韻，不論開口閉口閉口同作一韻用者，長于用才而短于擇術，致使佳調不得，殊可痛惜！夫作詩填詞，同一理也，未有沈休文詩韻以前，大同小異之韻或可叶入詩中；既有此書，卽三百篇之風人復作，寧當俯就範圍。李白詩仙，杜甫詩聖，其才豈出沈約下？未聞以才思縱橫而躡出韻外，况其他乎？設有一詩于此，言言中的，字字驚人，而以一東二冬並叶或三江七陽互施，吾知司選政者必加擯黜，豈有以才高意美而破格收之者乎？詞家繩墨，只在譜韻二書，合譜台韻，方可言才；不則八斗難克升合，五車不敵片紙，雖多雖富，亦奚以爲？

凜遵曲譜

曲譜者，填詞之粉本，猶婦人刺繡之花樣也。描一朵，刺一朵，畫一葉，繡一葉，拙者不可稍減，巧者亦不能略增。然花樣無定式，儘可日異月新，曲譜則愈舊愈佳，稍稍趨新，則以毫釐之差而成千里之謬。情事新奇百出，文章變化無窮，總不出譜內刊成之定格，是束縛文人而使有才不得自展者曲譜是也。私厚詞人而使有才得以獨展者，亦曲譜是也。使曲無定譜，亦可以日異月新，則凡屬淹通文藝者皆可填詞，何元人我輩之足重哉？依樣畫葫蘆一語，竟似爲填詞而發，妙在依樣之中，別出好歹，稍有一綫之出入，則葫蘆體樣不圓，非近乎方則類乎圓矣，葫蘆豈易畫者哉？明朝三百年，善畫葫蘆者，止有湯臨川一人，而猶有病其聲韻偶乖，字句多寡之不合者，甚矣！畫葫蘆之難，而一定之成樣不可擅改也！

曲譜無新，曲牌名有新。蓋詞人好奇嗜巧，而又不得展其伎倆，無可奈何，故以二曲三曲合爲一曲，鎔鑄成名，如金索掛梧桐，傾盃賞芙蓉，倚馬待風雲之類是也。此皆老子詞學，文人善歌者能之，不則上調不接下調，徒授歌者擲擻。然音調雖協，亦須文理貫通，始可串離使合；如金絡索梧桐樹，是兩曲串爲一曲而名曰金索掛梧桐；以金索掛樹，是情理所有之事也，傾盃玉芙蓉序的兩曲串爲一曲，而名曰傾盃賞

芙蓉；傾杯酒而賞芙蓉，雖係捏成，猶口頭語也。駐馬聽，一江風，駐雲飛，是三曲串爲一曲，而名曰倚馬待風雲，倚馬而待風雲之會，此語卽入詩文中，亦自成句；凡此皆係有倫有脊之言，雖巧而不厭其巧。竟有只顧串合，不詢文義之通塞，事理之有無，生扯數字作曲名者，殊失顧名思義之體，反不若前人不列名目，只以犯字加之。如本曲江兒水而串入二別曲，則曰二犯江兒水；本曲集賢賓而串入三別曲，則曰三犯集賢賓。又有以攤破二字概之者，如本曲簇御林本曲錦地花而串入別曲，則曰攤破簇御林攤破錦地花之類，何等渾然，何等藏拙，更有以十數曲串爲一曲而標以總名，如六犯清音七賢過關九迴腸十二峯之類，更覺渾雅。予謂串舊作新，終是詞填未着。只求文字好，音律正，卽牌名舊殺，終覺新奇可喜；如以極新極美之名而填以庸腐乖張之曲，誰其好之？善惡在實，不在名也。

魚模當分

詞曲韻書止靠中原音韻一種，此係北韻，非南韻也。十年之前，武林陳次升先生欲補此缺陷，作南詞音韻一書，工垂成而復輟，殊爲可惜！予謂南韻深渺，卒難成書；填詞之家卽將中原音韻一書，就平上去三音之中，抽出入聲字另爲一聲，私置案頭，亦可暫備南詞之用。然此猶可緩，更有急于此者，則魚模一韻，斷宜分別爲二；

魚之與模，相去甚遠，不知周德清當日何故比而同之；豈做沈休文詩韻之例，以元，繁，孫三韻合爲十三元之一韻，必欲于純中示雜以存大音希聲之一綫耶？無論一曲數音，聽到脚歇處，覺其散漫無歸；卽我輩置之案頭自作文字讀，亦覺字句聳牙，聲韻逆耳。倘有詞學專家，欲其文字與聲音媲美者，當令魚自魚而模自模，兩不相混，斯爲極妥。卽不能全齟皆分，或每曲各爲一韻，如前曲用魚則用魚韻到底，後曲用模則用模韻到底，猶之一詩一韻，後不同前，亦簡便可行之法也。自愚見推之：作詩用韻，亦當倣此。另鈔元字一韻，區別爲三，拈得十三元者，首句用元則用元韻到底，凡涉繁孫二韻者勿用；拈得繁孫者亦然。出韻則犯詩家之忌，未有以用韻太嚴而反來指謫者也。

廉監宜避

侯，尋，監，威，廉，纖三韻，同屬閉口之音；而侵，尋一韻，較之盡，咸，廉，纖，獨覺稍異。每止收音處，侵尋閉口而其音猶帶清亮，至監咸廉纖二韻，則微有不同。此二韻者，以正急板小曲則可，若填悠揚大曲之詞，則宜避之。西廂不念法華經不理梁王儼一折，用之者以出惠明口中，聲口恰相合耳。此二韻宜避者不止單爲聲音，以其一韻之中可用者不過數字，餘皆險僻艱生備不用者也。若惠明曲中之「

措「字，「擡」字，「輝」字，「腹」字，「餽」字，「齶」字，「殿」字，惟思明可用，亦惟才大如天之王實甫能用；以第二人作西廂，即不敢用此險韻矣，初學填詞者，不知每于一折開手處誤用此韻，致累全篇無好句；又有作不終篇，棄去此韻而另作者，失計妨時。故用韻不可不擇。

拗句難好

音律之難，不難于鏗鏘順口之文，而難于倔彊聱牙之句。鏗鏘順口者，如此字聲韻不合，隨取一字換之，縱橫順逆，皆可成文，何難一時數曲？至于倔彊聱牙之句，即不拘音律，任意揮寫，尙難見才；况有清濁陰陽，及明用韻，暗用韻，又斷斷不宜用曲之成格，死死限在其中乎？詞名之最易填者，如皂羅袍，醉扶歸，解三醒，步步嬌，園林好，江兒水等曲，韻脚雖多，字句雖有長短，然讀者順口，作者自能隨筆；即有一二句宜作拗體，亦如詩內之古風，無才者處此，亦能勉力見才。至如小桃紅，下山虎等曲，則有最難下筆之句矣。幽閨記小桃紅之中段云：「輕輕將袖兒掀，露春纖，盞兒拈，低嬌面也。」每句只三字，末句叶韻，而每句之第二字，又斷該用平，不可犯仄，此等處，似難而尙未盡難。其下山虎云：「大人家體面，委實多般；有眼何曾見！懶能向前，弄盞傳杯，恁般腴腆，這裏新人忒殺虔，待推怎地展？主婚人

不見憐，配合夫妻事，事非偶然。好惡姻緣總在天。」只須「懶能向前，待推怎地展，事非偶然」之三句，便能攪斷詞腿。「懶能向前，事非偶然」二句，每句四字，兩平兩仄，末字叶韻；「待推怎地展」一句五字，末字叶韻，五字之中，平居其一，仄居其四；此等拗句，如何措手？南曲中此類極多，其難有十倍于此者，若逐個牌名援引，則不勝其繁，而觀者厭矣；不引一二處，定其難易，人又未必盡曉。茲只隨拈舊詩一句，顛倒聲韻以喻之。如「雲淡風清近午天」，此等句法，自然容易見好。若變爲「風清雲淡近午天」，則雖有好句，不奪目矣。况「風輕雲淡近午天」七字之中，未必言言合律，或是陰陽相左，或是平仄相乖，必須再易數字，始能合拍；或改爲「風輕雲淡午近天」，或又改爲「風輕午近雲天淡」，此等句法揆之音律，則或諧矣；若以文理繩之，尙得名爲詞曲乎？海內觀者肯曰此句爲音律所限，自難求工，姑爲體貼人情之善念而恕之乎？曰：不能也！既曰不能，則作者將刪去此句而不作乎？抑自創一格而暢我所欲言乎？曰：亦不能也！然則攻此道也亦甚難矣。變難成易，其意何居？曰：有一方便法門，詞人或行之者，未必盡有知之者。行之者偶然合拍，如路逢故人，出之不意，非我知其前路而往投之也。凡作個疆聲牙之不合句，自造新言，只當引用成語；成語在人口頭，卽稍更數字，略變聲音，念來亦覺順口，新造之句，

一字聳牙，非止念不順口，且令人不解其意。今亦隨拈一二句試之：如「柴米油鹽醬醋茶」，口頭語也，試變爲「油鹽柴米醬醋茶」，或再變爲「醬醋油鹽柴米茶」，未有不明其義，不辨其聲者。「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却有情」，口頭語也。試將上句變爲「日起東邊西邊雨」，下句變爲「道是有情却無情」，亦未有不明其義，不辨其聲者。若使新造之言而作此等拗句，則幾與海外方言無別，必經重譯而後知之矣。即取前引幽閨之二句，定其工拙。「懶能向前，事非偶然」二句皆拗禮也。「懶能向前」一句，係作者新構，此句便覺生澀，讀不順口；「事非偶然」一句，係家常俗語，此句便覺自然，讀之溜亮。豈非用成語易工，作新句難好之驗乎？予作傳奇文十種，所稱「三折肱爲良醫」，此折肱語也。因覓知音，畫傾肝腰。孔子云：「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多聞吾不敢居，諸自呼爲直諒。

合韻易重

句末一字之當叶者，名爲韻脚，一曲之中，有幾韻脚，前後各別，不可犯重；此理誰不知之？誰其犯之？所不盡知而易犯者，惟有合前數句。茲請先言台前之故，同一牌名而爲數曲者，止于首隻例名。其後在南曲則曰前腔，在北曲則曰公篇，猶詩題之有其二，其三，其四也。未後數語，有前後各別者，有前後相同，不復另作，名

爲合前者；此雖詞人躲懶法，然付之優人，實有二便。初學之時，少讀數句新詞，省費幾番記憶，一便也；登場之際，前曲各人分唱，合前之曲，必通場合唱，既省精神，又不寂寞，二便也。然合前之韻脚，最易犯重，何也？大凡作首曲，則知查韻，用過之字，不肯復用。迨做到第二三曲，則止圖省力，但做前詞，不顧後語，置合前數句于度外，謂前曲已有，不必費心；而烏知此數句之韻脚在前曲則語語各別，湊入此曲，焉知不有偶合者乎？故作前腔之曲，而有合前之句者，必將末後數句之韻脚，緊記在心，不可復用。作完之後，又必再查，始能不犯此病，此就韻脚而言之。韻脚犯重，猶是小病；更有大乎此者，只在詞意與人不相合。何也？合前之曲，既使同唱，則此數句之詞意，必有同情；如生，且，淨，丑四人在場，生，且之意如是，淨，丑之意亦如是，即可謂之同情，即可使之同唱；若生，且如是，淨，丑未盡如是，則兩情不一，已無同唱之理；况有生且如是，淨丑必不如是，則豈有相反之曲而同唱者乎？此等關竅，若不經人道破，則填詞之家，卽顧陰陽平仄，又調角，徵，宮，商，心緒萬端，豈能復籌及此？予作是編，其于詞學之精微，則萬不得一。如此等龕淺之論，則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矣！後來作者，當錫予一字，命曰詞奴，以其爲千古詩人嘗效紀綱奔走之力也！

慎用上聲

平，上，去，入四聲，惟上聲一音最別：用之詞曲，較他音獨低；用之賓白，又較他音獨高。填詞者每用此聲，最宜斟酌。此聲利于幽靜之韻，不利于發揚之曲；卽幽靜之韻，亦宜偶用間用，切忌一句之中，連用二三四字，蓋曲到上聲字不求低而自低，不低則此字唱不出口；如十數字高而忽有一字之低，亦覺抑揚有致；若重複數字皆低，則不特無音，且無曲矣。至于發揚之曲，每到喫緊關頭，卽當用陰字，而易以陽字，尙不發調，况爲上聲之極細者乎？予嘗謂物有雌雄，字亦有雌雄，平去入三聲以及陰字，乃字與聲之雄飛者也；上聲及陽字，乃字與聲之雌伏者也。此理不明，難于製曲。初學填詞者，每犯抑揚倒置之病，其故何居？正爲上聲之字入曲低而入白反高耳。詞人之能度曲者，世間頗少；其握管撚髭之際，大約口內吟哦，皆同說話，每逢此字卽作高聲。且上聲之字，出口最亮，入耳極清，因其高而且清，清而且亮，自然得意疾書，孰知唱曲之道與此相反！念來高者唱出反低，此文人妙曲，利于案頭，而不利于場上之通病也。非笠翁爲千古癡人，不分一毫人我，不留一點渣滓者，孰肯盡出家私底蘊以博慷慨好義之虛名乎？

少填入韻

入聲韻脚，宜于北而不宜于南；以韻脚一字之音，較他字更須明亮。北曲止有二聲，有平上去而無入，用入聲字作韻脚，與用他聲無異也。南曲四聲俱備，遇入聲之字定宜唱作入聲，稍類三音卽同北調矣；以北音唱南曲可乎？予每以入韻作南詞，隨口念來皆似北調，是以知之。若填北曲，則莫妙于此，一用入聲，卽是天然北調。然入聲韻脚最易見才，而又最難藏拙。工于入韻，卽是詞壇祭酒，以入韻之字，雅馴自然者少，龕俗偏疆者多，填詞老手，用慣此等字樣，始能點鐵成金。淺乎此者，運用不來，鎔鑄不出，非失之太生，卽失之太鄙。但以西廂，琵琶二劇，較其短長：作西廂者，工于北調，用入韻是其所長，如：鬧會曲中：「二月春雷響殿角，早成就幽期密約。內性兒聰明，冠世才學，扭捏着身子，百般做作！」角字，約字，學字，做字，何等馴雅！何等自然！琵琶工于南曲，用入韻是其所短，如：描容曲中「兩處堪悲，萬愁怎摸？」愁是何物，而可摸乎？入聲韻脚，宜北不宜南之論，蓋爲初學者設；久于此道而得三昧者，則左之右之，無不宜之矣。

別解務頭

填詞者必講務頭：然務頭二字千古難明。嘯餘譜中載務頭一卷，前後臚列，豈止萬言；究竟「務頭」二字，未經說明，不知何物。止于卷尾開列諸舊曲以爲體樣，言來

曲中第幾句是「務頭」，其間陰陽不可混用，去上上去等字，不可混施；若跡此求之，則除却此句之外，其平仄陰陽皆可混用混施而不論矣。又云「某句是務頭，可施俊語于其上。」若是則一曲之中止該用一俊語，其餘字句皆可潦草塗雅，而不必計其工拙矣。予謂立言之人，與當權秉軸者無異：政令之出，關乎從違，斷斷可從，而後使民從之；稍背於此者，即在當違之列；鑿鑿能信，始可發令措罰。又須言之極明，論之極暢，使人一目了然。今單提某句爲務頭，謂陰陽平仄，斷宜加嚴，俊語可施於上，此言未嘗不是！其如舉一廢百，當從者寡，當違者衆？是我欲加嚴，而天下之法律反從此而寬矣。况又囁嚅其詞，吞多吐少，何所取義？而稱爲「務頭」，絕無一字之詮釋，然則葫蘆提三字，何以服天下？吾恐狐疑者讀之愈重其狐疑，明了者觀之頓喪其明了，非立言之善策也。予謂「務頭」二字既然不得其解，只當以不解解之。曲中有務頭，猶棋中有限，有此則活，無此則死。進不可戰，退不可守者，無限之棋，死棋也。看不動情，唱不發調者，無務頭之曲，死曲也。一曲有曲句之務頭，一句有一句之務頭；字不聲牙，音不泛調。一曲中得此一句，即使全曲皆靈；一句中得此一二字，即使全句皆健者，務頭也。由此推之：則不特曲有務頭，詩詞歌賦以及舉子業，無一不有務頭矣。人亦照譜按格發舒性靈，求爲一代之傳書而已矣；豈得爲謎語欺人

者所惑，而阻塞詞源，使不得順流而下乎？

第四 賓白

自來作傳奇者，止重填詞，視賓白爲末著，常有白雪陽春其詞而巴人下里其言者，予竊怪之。原其所以輕此之故，殆有說焉。元以填詞擅長，名人所作北曲多而南曲少；北曲之介白者，每折不過數言，卽抹去賓白而止閱填詞，亦皆一氣呵成，無有斷續，似併此數言亦可略而不備者。由是觀之：到初時止有填詞，其介白之文，未必不係後來添設；在元人則以當時所重不在於此，是以輕之。後來之人，又謂元人尙在不重，我輩工此何爲？遂不覺日輕一日，而竟置此道於不講也。予則不然；嘗謂曲之有白：就文字論之，則猶經文之於傳註；就物理言之，則猶棟梁之於榱桷；就人身論之，則如肢體之於血脈；非但不可相無，且覺稍有不稱，卽因此賤彼，竟作無用觀者。故知賓白一道，當與曲文等視。有最得意之曲文，卽常有最得意之賓白；但使筆酣墨飽，其勢自能相生。常有因得一句好白而引起無限曲情，又有因填一首好詞而產出無窮話柄者；是文文自與相觸發，我止樂觀厥成，無所容其思議。此係作文恆情，不得幽渺其說而作化境觀也。

聲務鏗鏘

賓白之學，皆務鏗鏘。一句聲牙，俾聽者耳中生棘；數言清亮，使觀者倦處生神。世人但以音韻二字用之曲中，不知賓白之文，更宜調聲協律；世人但知四六之句，平間仄，仄間平，非可混施疊用；不知散體之文，亦復如是。平平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平二語，乃千古作文之通訣，無一語一字可廢聲音者也。如上句末一字用平平，則下句末一字，定宜用仄；連用二平，則聲帶暗啞不能聳聽。下句末一字用仄則接此一句之上句，其末一字定宜用平；連用二仄，則音類咆哮不能悅耳。此言通篇之大較。非逐句逐字皆然也。能以作四六平仄之法，用於賓白之中，則字字鏗鏘，人人樂聽，有金聲擲地之評矣。

聲無鏗鏘之法，不出平仄仄平二語是已。然有時連用數平，或連用數仄，明知聲欠鏗鏘，而限於情事，欲改平爲仄，改仄爲平，而絕無平聲仄聲之字可代者，此則千古詞人未窮其秘。予以探驪覓珠之苦入萬丈深潭者，既久而後得之，以告同心。雖示無私，然未免可惜。字有四聲，平上去入是也。平居其一，仄居其三，是上去入三聲皆麗于仄；而不知上之爲聲，雖與去入無異，而實可介於平仄之間；以其別有一種聲音；較之于平則略高，比之去入則又略低。古人造字審音，使居平仄之介，明明是一過文，由平至仄，從此始也。譬如四方聲音，別處各別，吳有吳音，越有越語，相去

不啻天壤；而一至接壤之處則吳越之音相半，吳人聽之，覺其同，越人聽之，亦不覺其異；晉楚燕秦以至黔蜀，在在皆然。此卽聽音之過文，猶上聲介於平去入之間也。作賓白者，欲求聲韻鏗鏘，而限于情事，求一可代之字而不得者，卽當用此法以濟其窮。如兩句三句皆平，或兩句三句皆仄，求一可代之字而不得，卽用一上聲之字介乎其間，以之代平可，以之代去入亦可。如兩句三句皆平，間一上聲之字，則其聲是仄，不必言矣。卽兩句三句皆去聲入聲，而間一上聲之字，則其字明明是仄而却似平，令人聽之，不知其爲連用數仄者。此理可解而不可解，此法可傳而實不當傳；一傳之後，則遍地金聲，求一瓦缶之鳴而不可矣。

語求肖似

文字之最豪宕，最風雅，作之最健人脾胃者，莫過填詞一種；若無此種，幾於悶殺才人，困死豪傑。予生憂患之中，處落魄之境，自幼至長，自長至老，總無一刻舒眉。惟於製曲填詞之頃，非但鬱藉以舒，慍爲之解，且嘗僭作兩間最樂之人，覺富貴榮華，其受用不過如此。未有真境之爲所欲爲，能出幻境縱橫之上者；我欲做官，則頃刻之間便臻榮貴，我欲致仕，則轉盼之際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間才子，卽爲杜甫李白之後身；我欲取絕代佳人，卽作王嬙西施之元配；我欲成仙作佛，則西天蓬島，卽

在硯池筆架之前；我欲盡孝輸忠，則君治親年，可躋堯舜彭鏗之上，非若他種文字，欲作寓言，必須遠引曲譬，醞藉包含；十分牢騷，還須留住六七分；八斗才學，止可使出三二升；稍欠和平，略施縱送，即謂失風人之旨，犯佻達之嫌，求爲家絃戶誦者難矣！填詞一家，則惟恐其蓄而不言，言之不盡，是則是矣。須知暢所欲言，亦非易事。言者，心之聲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以代此一人立心；若非夢往神遊，何謂設身處地？無論立心端正者，我當設身處地，代生端正之想；即遇立心邪避者，我亦當會經從權，暫爲邪辟之思；務使心曲隱微，隨口唾出，說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荷水滸傳之敘事，吳道子之寫生，斯稱此道中之絕技。果能若此，即欲不傳，其可得乎？

詞別繁減

傳奇中賓白之繁，實自予始。海內知我者與罪我者半；知我者曰，從來賓白作說話觀，隨口出之即是；笠翁賓白當文章做，字字俱費推敲。從來賓白只要紙上分明，不願口中順逆，常有觀刻本極其透徹，奏之場上便覺糊塗者，豈一人之耳目，有聰明與瞶之分乎？因作者只願揮毫，並未設身處地，既以口代優人，復以耳當聽者，心口相離，詢其好說不好說，中聽不中聽，此其所以判然之故也。笠翁手則握筆，口却登

場，全以身代梨園，復以神魂四繞；考其關目，試其聲音，好則書，否則擱筆；此其所以觀聽咸宜也。罪我者曰：填詞既曰填詞，即當以詞為主；賓白既名賓白，明言白乃其賓，奈何反主作客，而犯樹大於根之弊乎？笠翁曰：始作俑者實爲予，責之誠是也。但其敢於若是與其不得不若是者，則均有說焉。請先白其不得不若是者：前人賓白之少，非有一定當少之成格。蓋彼只以填詞自任，留餘地以待優人，謂引商刻羽我爲政，飾聽美觀彼爲政，我以約略被言，示之以意，彼自能增益成文。如今世之演琵琶西廂荆劉拜殺等曲，曲則仍之，其間賓白科諱等事，有幾處合於原本以寥寥數言塞責者乎？且作新與演舊有別，琵琶，西廂，荆劉，拜殺等曲，家絃戶誦已久，童叟男婦，皆能備悉情由，即使一句賓白不道，止唱曲文，觀者亦能默會；是其賓白繁減可不問也。至於新演一劇，其間情事，觀者茫然，詞曲一道，止能傳聲，不能傳情；欲觀者悉其顛末，洞其幽微，單靠賓白一着。予非不圖省力，亦留餘地以待優人。但優人之中，智愚不等，能保其增益成文者，悉如作者之意，毫無贅疣蛇足於其間乎？與其留餘地以待增，不若留餘地以待減；減之不當，猶存作者深心之半，猶病不服藥之得中醫也。此予不得不若是之故也。至其敢於若是者，則謂千古文章總無定格，有創始之人，即有守成不變之人；有守成不變之人，即有大仍其意，小變其形，自成一

家而不顧天下非笑之人。古來文字之正變爲奇，奇翻爲正者，不知凡幾，吾不具論；止以多寡增益之數論之。左傳國語，紀事之書也；每一事不過數行，每一語不過數字，初時未病其少。殆班固之作漢書，司馬遷之爲史記，亦紀事之書也，遂益數行爲數十百行，數字爲數十百字，豈有病其過多而廢史記，漢書於不讀者乎？此言少之可變爲多也。詩之爲道，當日但有古風；古風之體，多則數十百句，少亦數十句，初時亦未病其多；殆近體一出，則約數十百句爲八句；絕句一出，又約八句爲四句；豈有病其漸少，而選詩家之止載古風，刪近體絕句於不錄者乎？此言多之可變爲少也，總之文字短長，視其人之筆性，筆性遒勁者，不能強之使長；筆性縱肆者，不能縮之使短；文患不能長，又患其可以不長而必欲使之長；如其能長而又使人不可刪逸，則雖爲賓白中之古風，史，漢，亦何患哉？予則烏能當此？但爲糠粃之導，以俟後來居上之人！

予之賓白雖有微長；然初作之時，竿頭未進，常有當儉不儉因留餘幅以俟剪裁，遂不覺流爲散漫者。自今觀之，皆吳下阿蒙手筆也。如其天假以年，得予所傳十種之外，別有新詞，則能保爲犬夜鷄晨。嗚乎其所當鳴，默乎其所不得不默者矣。

字分南北

北曲有北音之字，南曲有南音之字。如南音自呼爲我。呼人爲你；北音呼人爲您，自呼爲俺爲咱之類也。世人但知曲內宜分；烏知白隨曲轉，不應兩截？此一折之曲爲南，則此一折之白悉爲南音之字；此一折之曲爲北，則此一折之白悉用北音之字。時人傳奇，多有混用者：卽能間施于淨丑；不知加嚴于生旦，止能分用男子，不知區別于婦人。以北字近于巖豪，易入剛勁之口，南音悉多嬌媚，便施窈窕之人。殊不知聲音駁雜，俗語呼爲兩頭蠻，說話且然，况登場演劇乎？此論爲全套南曲全套北曲者言之；南北相間，如新水令，步步嬌之類，則在所不拘。

文貴潔淨

自不厭多之說，前論極詳，而此復言潔淨。潔淨者，簡省之別名也。潔則忌多，減始能淨，二說不無相悖乎？曰：不然，多而不覺其多者，多卽是潔；而尙病其多者，少亦近蕪。予所謂多，謂不可刪逸之多，非唱沙作米，強臆變鶴之多也。作賓白者，意則期多，字惟求少；愛雖難割，嗜亦宜專。每作一段卽自刪一段，萬不可刪者始存，稍有回削者卽去，此言逐齣初填之際，全稿未脫之先，所謂慎之于始也。然我輩作文，常有人以爲非而自認作是者，又有初信爲是而不悔其非者。文章出自己手，無一非佳；詩賦論其初成，無語不妙。迨易日經時之後，取而觀之，則妍媸好醜之

聞，非特人能辨別，我亦自解雌黃矣。此論雖說填詞，實各種詩文之通語，古今才士之恆情也。凡作傳奇，當於著筆之初，以至脫稿之後，隔日一刪，逾月一改，始能淘沙得金，無瓊瑜互見之失矣。此說予能言之不能行之者，則人與我各分其咎。予終歲饑驅，杜門日少，每有所作，率多草草成篇，章名急就，非不欲刪，非不欲改，無可刪可改之時也。每成一劇，纔落紙端，卽爲坊人攫去，下半猶未脫稿，上半業已災梨非止災梨彼伶工之捷足者，又復災其肺腸，災其唇舌。遂使一成不改，終爲痼疾難醫，予非不務潔淨。天實使之，謂之何哉！

意取尖新

纖巧二字，行文之大忌也。處處皆然，而獨不戒於傳奇一種。傳奇之爲道也，愈纖愈密，愈巧愈精。詞人忌在老實；老實二字，卽纖巧之警家敵國也。然「纖巧」二字，爲文人鄙賤已久，言之似不中聽；易以尖新二字，則以變瑕成瑜，其實尖新卽是纖巧，猶之暮四朝三，未嘗稍異。同一語也，以尖新出之，則令人眉揚目展，有如聞所未聞；以老實出之，則令人意懶心灰，有如聽所不必聽。自有尖新之文，文有尖新之句，句有尖新之字，則列之案頭，不觀則已，觀則欲罷不能；奏之場上，不聽則已，聽則求歸不得。尤物足以移人，尖新二字卽文中之尤物也。

少用方言

填詞中方言之多，莫過於西廂一種。其餘今詞古曲，在在有之。非止詞曲，卽四書之中，孟子一書亦有方言。天下不知而予獨知之；予讀孟子五十餘年不知，而今知之。請先舉其說：兒時讀「自反而縮，雖褐寬博，吾不慚焉。」觀朱註云：「褐，賤者之服，寬博，寬太之衣。」心甚惑之。因生南方，南方衣褐者寡；間有服者，強半富貴之家，名雖褐而實則絨也。因訊蒙師，謂褐乃貴人之衣，胡云賤者之服？旣云賤矣，則當從約，短一尺，省一尺購辦之資，少一寸，免一寸縫紉之力，胡不容小其製而反寬大其形？是何以故？師默然不答。再問則顯左右而言他。具此狐疑，數十年未解。及近遊秦塞，見其土著之民，人人衣褐。無論絲羅罕觀。卽見一二衣布者亦類空谷足音。因地寒不毛，止以牧養自活，織牛羊之毛以爲衣，又皆麤而不密，其形似毯；誠哉其爲賤者之服，非若南方貴人之衣也！又見其寬則倍身，長復掃地。卽而訊之，則曰：此衣之外，不復有他，衫裳襦袴，總以一物代之。日則披之當服，夜則擁以爲衾，非寬不能周遭其身，非長不能盡復其足。魯論「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卽是類也。予始幡然大悟曰：太史公著書必遊名山大川，其斯之謂歟。蓋古來聖賢多生西北，所見皆然，故方言隨口而出。朱文公南人也，彼烏知之？故但釋字義，不求

甚解，使千古疑團至今未破；非予遠遊絕塞，親觀其人，烏知斯言之不謬哉？由是觀之：四書之文，猶不可盡法；况西廂之爲填曲乎？凡作傳奇，不宜頻用方言，令人不解。近日填詞家，見花面登場，悉作姑蘇口吻，遂以此爲成律。每作淨丑之白，卽用方言，不知此等聲音，止能通於吳越，過此以往，則聽者茫然。傳奇天下之書，豈僅爲吳越而說？至於他處方言，雖云入曲者少，亦視填詞者所生之地；如湯若士生於江右，卽當規避江右之方言，粲花主人吳石渠生於陽羨，卽當規避陽羨之方言。蓋生此一方，未免爲一方所囿，有明是方言而我不知其爲方言，及入他境，對言之，而人不解，始知其爲方言者。諸如此類，易地皆然。欲作傳奇，不可不存桑弧蓬矢之志。

一部傳奇之賓白，自始至終，奚啻千言萬語，多言多失，保無前是後非，有呼不應，自相矛盾之病乎。如玉簪記之陳妙常，道姑也，非尼僧也。其曰云：「姑娘在禪堂打坐」。其曲云：「從今孽債換緇衣。」「禪堂」，「緇衣」皆尼僧字面，而用入道家，有是理乎？諸如此類者，不能枚舉。總之文字短少者易爲檢點，長大者難於照顧；吾於古今字中，取其最長最大而尋不出纖毫滲漏者，惟水滸傳一書。設以他人爲此，幾同笨雞貯水，珠箔遮風，出者多而進者少，豈止三十六個漏孔而已哉？

第五 科諱

插科打諢，填詞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歡，智愚共賞，則當全在此處留神。文字佳，情節佳，而科諢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韻士，亦有瞌睡之時。作傳奇者，全要善驅睡魔；睡魔一至，則後乎此者雖有鈞天之樂，霓裳羽衣之舞，皆付之不見不聞，如對泥人作揖，土佛談經矣。予嘗以此告優人，謂戲文好處，全在下半本。只消三兩個瞌睡，便隔斷一部神情。瞌睡醒時上文下文已不接續，即使抖起精神再看，只好斷章取義作零餉觀。若是則科諢非科諢，乃看戲之人參湯也。養精益神，使人不倦，全在於此。可作小道觀乎？

戒淫襲

戲文中花面插科，動及淫邪之事，有房中道不出口之話，公然道之戲場者。無論雅人塞耳，正士低頭，惟恐惡聲之污聽；且防男女同觀，共聞褻語，未必不開窺竊之門。鄭聲宜放，正爲此也。不知科諢之設，止爲發笑；人間戲語儘多，何必專談慾事？即談慾事，亦有「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之法，何必以口代筆，畫出一幅春意圖，始爲善談慾事者哉？人間善談慾事，當用何法，請言一二以概之。予曰：「如說口頭俗語。人盡知之者，到說半句，留半句；或說一句留一句，令人自思，則慾事不掛齒類而與說出相同。此一法也；如講長襲之話，慮人觸耳者，則借他事喻之；首繼在

此，意實在彼，人盡了然；則慾事未入耳中，實與聽見無異。此又一法也。得此二法，則無處不可類推矣。

忌俗惡

科諱之妙，在於近俗；而所忌者又在於太俗。不俗則類腐儒之談，太俗即非文人之筆。吾於近劇中，取其俗而不俗者，還魂而外，則有梨花五種，皆文人最妙之筆也。梨花五種之長，不僅在此，才鋒筆藻可繼還魂；其稍遜一籌者，則在氣與力之間耳。還魂氣長，梨花稍促；還魂力足，梨花略虧。雖然，湯若士之四夢，求其氣長力足者惟還魂一種；其餘三劇則與梨花比肩。使梨花主人及今猶在，奮其全力另製一種新詞，則詞壇赤幟，豈僅爲若士一人所攬哉？所恨予生也晚，不及與二老同時。他日追及泉臺，定有一番顛倒，必不作妬而欲殺之狀，向閻羅天子掉舌排擠後來人也。

重關係

科諱二字，不止爲花面而設。通場脚色，皆不可少。生旦有生旦之科諱，外末有外末之科諱。淨丑之科諱，則其分內事也。然爲淨丑之科諱易，爲生旦外末之科諱難；雅中帶俗，又于俗中見雅，活處寓板，即於板處證活。此等雖難，猶是詞客優爲之事；所難者，要有關係，關係維何？曰：於嘻笑談諧之處包含絕大文章，使忠孝節

義之心得此愈顯。如孝萊子之舞班矣，簡雍之說淫具，東方朔之笑彭祖面長，此皆古
人中之善於插科打諢者。作傳奇者。苟能取法於此，則科諢非科諢，乃引人入道之方
便法門耳。

貴自然

科諢雖不可少，然非有意爲之。如必欲於某折之中，插入某科諢一段，或預設某
科諢一段，插入某折之中，則是覓妓追歡，尋人賣笑；其爲笑也，不真，其爲樂也亦
甚苦矣！妙在水到渠成，天機自露，我本無心說笑話，誰知笑話逼人來，斯爲科諢之
妙境耳！如前所云，簡雍說淫具，東方朔笑彭祖，即取二事論之：『蜀先生時，天旱
禁酒，有吏向一人家索出釀酒之具，論者欲置之法。雍與先生游，見男女各行道上。
雍謂先主曰：「彼欲行淫，請縛之。」先主曰：「何以知其行淫？」雍曰：「各有其
具，與欲釀未釀者同，是以知之。」先主大笑而釋蓄釀具者。』『漢武帝時，有善相
者，謂人中長一寸，壽當百歲。東方朔大笑，有司奏以不敬。帝責之，朔曰：「臣非笑
陛下，乃笑彭祖耳。人中一寸，則壽百歲；彭祖歲八百，其中不幾八寸乎，人中八
寸則面幾長一丈矣。是以笑之。」此二事，可謂絕妙之談諧，戲場有此，豈非絕妙之
科諢；然當時必親見男女同行，因而說及淫具，必親聽人中一寸壽當百歲之說，始及

彭祖面長，是以可笑，是以能悟人主；如其未見未聞，突然引此爲喻，則怒之不暇，笑從何來？笑旣不得，悟從何有？此卽貴自然，不貴勉強之明證也。吾看演南西廂見法聰口中所說科諱，迂奇誕妄，不知何處生來；眞令人欲逃欲嘔！而觀者聽者絕無厭倦之色。豈文章一道，俗則爭取，雅則共棄乎？

第六 格局

傳奇格局，有一定而不可移者，有可乃可改聽人自爲政者。開場用末，沖場用生。開場數語，包括通篇；沖場一齣，蘊釀全部；此一定不可移者。開手宜靜不宜喧，終場忌冷不忌熱；生旦合爲夫婦，外與老旦非充父母，卽作翁姑；此常格也。然遇情事變更，勢難仍舊，不得不通融兌換而用之。諸如此類，皆其可仍可改，聽人爲政者也。近日傳奇，一味趨新。無論可變者變；卽斷斷當仍者亦如改竄以示新奇，予謂文字之新奇在中藏不在外貌，在精液不在渣滓；猶之詩賦古文以及時藝，其中人才輩出，一人勝似一人，一作奇於一作。然止別其詞華，未聞異其資格。有以古風之局而爲近律者乎？有以時藝之體而作古文者乎？繩墨不改，斧斤自若，而工師之奇巧出焉。行文之道，亦若是焉。

家門

開場數語謂之家門。雖云爲字不多，然非結構已完，胸有成竹者，不能措手。卽使規模已定，猶慮做到其間，勢有阻撓，不得順流而下，未免小有更張。是以此折最難下筆。如機鋒銳利，一往而前，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則從此折做起；不則姑缺首篇以俟終場補入；猶塑佛者不卽開光，畫龍者點睛有待，非故遲之，欲俟全像告成，其身向左則目宜左視，其身向右則目宜右觀，俯仰僂徊，皆從身轉，非可預爲計也。此是詞家討便宜法。開手卽以告人；使後來作者未經捉筆，先省一番無益之勞，知笠翁爲此道功臣。凡其所言，皆真切可行之事，非大言欺世者比也。

未說家門，先有一上場小曲，如西江月，蝶戀花之類，總無成格，聽人拈取。此曲向來不切本題，止是勸人對酒忘憂，逢場作戲諸套語。予謂詞曲中開場一折，卽古文之冒頭，時文之破題，務使開門見山，不當借帽覆頂，卽將本傳中立言大意，包括成文，後與所說家門一詞，相爲表裏。前是暗說，後是明說，暗說似破題，明說似承題；如此立格，始爲有根有據之文。場中閱卷，看至第二三行而始覺其好者，卽是可取可棄之文。開卷之初，能將試官眼睛一把拏住不放轉移，始爲必售之技。吾願才人舉筆，盡作是觀，不止填詞而已也。

元詞開場，止有冒頭數語，謂之正名，又曰楔子；多則四句，少則二句，似爲簡

捷。然不登場則已，既用副末上場，脚纔點地，遂爾抽身，亦覺張皇失次。增出家門一段，甚爲有理。然家門之前，另有一詞；今之梨園，皆略去前詞，只就家門說起，止圖省力，埋沒作者一段深心。大凡說話作文，同是一理，入手之初，不宜太遠，亦正不宜太近。文章所忌者開口罵題；便說幾句閒文，纔歸正傳，亦未嘗不可；胡遽惜字如金，而作此鹵莽滅裂之狀也？作者萬勿因其不讀而作省文。至于末後四句，非止全該，又宜別俗。元人楔子，太近老實，不足法也。

冲場

開場第二折，之謂冲場者冲場者，人未上而我先上也。必用一悠長引子；引子唱完，繼以詩詞及四六排語，謂之定場白；言其未說之先，人不知所演何劇，耳耳搖搖，得此數語，方知下落，始未定而今方定也。此折之一引一詞，較之前折家門一曲，猶難措手；務以寥寥數言，道盡本人一腔心事，又且蘊釀全部精神，猶家門之括盡無遺也。同屬包括之詞，而分難易于其間者，以家門可以明說，而冲場引子及定場詩詞全用暗射，無一字可以明言故也。非特一本戲文之節目全于此處理根，而作此一本戲文之好歹，亦即于此時定價。何也？開手筆機飛舞，墨勢淋漓，有由由自得之妙，則把握在手，破竹之勢已成，不憂此後不成完璧，如此時此際，文情艱澀，勉強

支吾，則朝氣昏昏，到晚終無晴色，不如不作之爲愈也。然則開手銳利者，甯有幾人？不幾阻抑後輩而塞填詞之路乎？曰：不然，有養機使動之法在。如入手艱澀，姑置勿填以避煩苦之勢。自尋樂境，養動生機，俟襟懷略展之後，仍復拈毫；有興卽填，否則又置，如是者數四，未有不忽撞天機者。若因好句不來，遂以俚詞塞責，則走入荒蕪一路，求闢草昧而致文明，不可得矣！

出脚色

本傳中有名脚色，不宜出之太遲。如生爲一家，旦爲一家，生之父母隨生而出，旦之父母隨旦而出，以其爲一部之主，餘皆客也。雖不定在一齣二齣，然不得出五四折之後；太遲則先有他脚色上場，觀者反認爲主；及見後來人，勢必反認爲客矣。卽淨丑脚色之關乎全部者，亦不宜出之太遲。善觀場者，止于前數齣所見記其人之姓名；十齣以後皆是枝外生枝，節中長節，如遇行路之人，非止不問姓字，并形體面目皆可不必認矣。

小收煞

上半部之末齣，暫攝情形，略收鑼鼓，名爲小收煞；宜緊忌寬，宜熱忌冷，宜作鄭五歇後，令人揣摩下文，不知此事如何結果。如做把戲者，暗藏一物于盆盎衣袖之

中，做定而令人射覆，此正做定之際衆人射覆之時也。戲法無真假，戲文無工拙，只是使人想不到，猜不着，便是好戲法好戲文；猜破而復出之，則觀者索然，作者赧然，不如藏拙之爲妙矣。

大收煞

全本收場，名爲大收煞；此折之難，在無包括之痕，而有團圓之趣。如一部之內，要緊脚色，共有五人；其先東西南北，各自分開，到此必須會合；此理誰不知之。但其會合之故，須要自然而然，水到渠成，非由車戽。最忌無因而至，突如其來，與勉強生情，拉成一處，令觀者識其有心如此，與恕其無可奈何者，皆非此道中絕技，因有包括之痕也。骨肉團聚，不過歡笑一場，以此收鑼罷鼓，有何趣味？水窮山盡之處，偏宜突起波瀾，或先驚而後喜，或始疑而終信，或喜極信極而又致驚疑，務使一折之中，七情俱備，始爲到底不懈之筆，愈遠愈大之才，所謂有團圓之趣者也。予訓兒輩嘗云：場中作文有倒騙主司入彀之法，開卷之初，當以奇句奪目，使之見而驚，不敢棄去，此一法也。終篇之際，當以媚語攝魂，使之執卷留連，若難遽別，此一法也。收場一齣，則勾魂攝魄之具，使人看過數日，而猶覺聲音在耳，情形在目者，全虧此齣。撒嬌作臨去秋波那一轉也。

填詞餘論

讀金聖歎所評西廂記，能令千古才人心死。夫人作文傳世，欲天下後代知之也，且欲天下後代稱許而贊歎之也。殆其文成矣，其書傳矣，天下後代既羣然知之，復羣然稱許而贊歎之矣，作者之古心，不幾大慰乎哉？予曰：未甚慰也。譽人而不得其實，其去毀也幾希。但云千古傳奇，當推西廂第一，而不明言其所以爲第一之故：是西廂之美，不特有目者贊之，盲人亦能贊之矣。自有西廂以迄于今，四百餘載，推西廂爲填詞第一者，不知幾千萬人，而能歷指其所以爲第一之故者，獨出一金聖歎。是作西廂者之心，四百餘年未死而今死矣；不特作西廂者心死，凡千古上下操觚立言者之心無不死矣。人患不爲王寶甫耳，焉知數百年後不復有金聖歎其人哉？

聖歎之評西廂，則謂晰毛辨髮，窮幽晰微，無復有遺議於其間矣。然以予論之，聖歎所評，乃文人把玩之西廂，非優人搬弄之西廂也。文字之三昧，聖歎已得之；優人搬弄之三昧，聖歎猶有待焉。如此至今不死，自撰新詞幾部，由淺及深，自生而熟，則又當自火其書而別出一番詮解。甚矣！此道之難言也！

聖歎之評西廂，其長在密，其短在拘；拘卽密之已甚者也。無一句一字，不逆溯其原，而求命意之所在，是則密矣；然亦知作者于此，有出于有心，有不必盡出于有

心者乎？心之所至，筆亦至焉，是人之所能爲也。若夫筆之所在，心亦至焉，則人能盡主之矣。且有心不欲然，而筆使之然，若有鬼物主持其間者，此等文字，尙可謂之有意乎哉？文章一道，實實通神，非欺人語。千古奇文，非人爲之，神爲之，鬼爲之也！人則鬼神所附者耳。

演習部

選脚色，正音韻等事，載在歌舞項下，男優女樂，事理相同。欲習聲樂者，兩類互觀，庶無缺略。

第一 選劇

填詞之設，專爲登場；登場之道，蓋亦難言之矣。詞曲佳而搬演不得其人，歌童好而教率不得其法，皆是暴殄天物，此等罪過與裂繪毀璧等也。方今貴戚通侯，惡談雜技，單重聲音，可謂雅人深致，崇尙得宜者矣。所可惜者：演劇之人美，而所演之劇難稱盡美；崇雅之念真，而所崇之雅未必果真。尤可怪者：最有識見之客，亦作矮人觀場，人言此本最佳，而輒隨聲附和，見單卽點，不問情理之有無，以致牛鬼蛇神塞滿氍毹之上；極長詞賦之人，偏與文章爲難，明知此劇最好，但恐偶違時好，呼名卽避，不顧才士之屈伸，遂便錦篇繡帙，沉埋瓊瓊之間。湯若士之牡丹亭邯鄲夢，得

以盛傳于世，吳石渠之綠牡丹畫中人，得以偶登于場者，皆才人微倖之事，非文章必傳之常理也。若據時優本念，則願秦皇復出，盡火文人已刻之書，止存優伶所撰諸抄本，以備家弦戶誦而後已，傷哉！文字聲音之厄，遂至此乎？吾謂春秋之法，責備賢者。當今瓦缶雷鳴，金石絕響，非歌者投胎之誤，優師指路之迷，皆顯曲周郎之過也。使要津上之，得一二主持風雅之人，凡見此等無情之劇，或棄而不點，或演不終篇，而斥之使罷；上有憎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觀者求精則演者不敢浪習黃絹色絲之曲；外孫蠶白之詞，不求而自至矣。吾論演習之工而首重選劇者，誠恐劇本不佳，則主人之心血，歌者之精神，皆施于無用之地；使觀者口雖贊嘆，心實咨嗟；何如擇術務精，使人心口皆羨之爲得也？

別古今

選劇授歌童，當自古本始。古本既熟，然後間以新詞；切勿先今而後古。何也？優師教曲，每加工于舊而草草于新；以舊本人人皆習，稍有謬誤，卽形出短長；新本偶爾一見，卽有破綻，觀者聽者，未必盡曉，其拙儘有可藏。且古本相傳至今，歷過幾許名師，傳有衣鉢，未當而必歸于當，已精而益求其精，猶時文中「大學之道，學而時習之」諸篇，名作如林，非敢草草動筆者也。新劇則如巧搭新題，偶有微長，則

動主司之目矣。故開手學戲，必宗古本；而古本又必從琵琶，荆釵，幽閨，尋親等曲唱起；蓋腔板之正，未有正于此者。此曲善唱，則以後所唱之曲，腔板皆不謬矣。舊曲既熟，必須間以新詞，切勿聽拘士腐儒之言，謂新劇不如舊劇，一概棄而不習。蓋演古戲如唱清曲，只可悅知音數人之耳，不能娛滿座賓朋之目。聽古樂而思臥，聽新樂而忘倦，古樂不必蕭韶，琵琶幽閨等曲，即今之古樂也。但選舊劇易，選新劇難，教歌習舞之家，主人必多冗事，且恐未必知音，勢必委諸門客，詢之優師；門客豈盡周郎，大半以優師之耳目爲耳目；而優師之中淹通文墨者少，每見才人所作，輒思避之，以整柄不相入也。故延優師者，必擇文理稍通之人，使閱新詞，方能定其美惡；又必藉文人墨客參酌其間，兩議僉同，方可授之使習。此爲主人多冗不諳音樂者而言。若係風雅主盟，詞壇領袖，則獨斷有餘，何必知而顧詢？噫！欲使梨園風丕變維新，必得一二縉紳長者主持公道，俾詞之佳者必傳，劇之陋者必黜，則千古才人心死，現在名流，有不以沉香刻木而視之者乎？

劑冷熱

今人之所尙，時優之所習，皆在熱鬧二字。冷靜之詞，文雅之曲，皆其深惡而痛絕者也。然戲文太冷，詞曲太雅，原足令人生倦，此作者自取厭棄，非人有心置之

也。然儘有外貌似冷而中藏極熱，文章極雅而情事近俗者，何難稍加潤色，播入管絃；乃不問短長，一概以冷落棄之，則難服才人之心矣。予謂傳奇無冷熱，只怕不合人情；如其離合悲歡，皆爲人情所必至，能使人哭，能使人笑，能使人怒髮冲冠，能使人驚魂欲絕，即使鼓板不動，場上寂然，而觀者叫絕之聲反能震天動地。是以人口代鼓樂，贊歎爲戰爭，較之滿場殺伐，鉦鼓雷鳴而人心不動，反欲掩耳避喧者爲何如？豈非冷中之熱勝于熱中之冷，俗中之雅遜于雅中之俗乎哉？

第二 變調

變調者，變古調爲新調也。此事甚難，非其人行，存此說以俟作者。才人所撰詩賦古文，與佳人所製錦繡花樣，無不隨時更變。變則新，不變則腐；變則活，不變則板。至于傳奇一道，尤其是新人耳目之事，與玩花賞月同一致也。使今日看此花，明日復看此花，昨夜對此月，今夜復對此月，則不特我厭其舊，而花與月亦自媿其不新矣。故桃陳則李代，月滿卽哉生。花月無知亦能自變其調，矧詞曲出生人之口，獨不能稍變其音，而百歲登場，乃爲三萬六千日雷同合掌之事乎？吾每觀舊劇，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則喜其音節不乖，耳中免生芒刺；懼則懼其情事太熟，眼角如懸贅瘤。學書學畫者貴在彷彿大都；而細微曲折之間，正不妨增減出入。若止爲依樣葫

蘆，則是以紙印紙，雖云一綫不差，少天然生動之趣矣。因創二法，以告世之執郢斤者。

縮長爲短

觀場之事，宜晦不宜明，其說有二：優孟衣冠，原非實事，妙在隱隱躍躍之間。若于日間搬弄則太覺分明，演者難施幻巧，十分音容，止作得五分觀聽，以耳目聲音散而不聚故也。且人無論富貴貧賤，日間盡有當行之事，閱之未免妨工；抵暮登場則主客心安，無妨時失事之慮。古人秉燭夜遊，正爲此也。然戲之好者必長，又不宜草草完事，勢必闡揚志趣，摹擬神情，非達旦不能告闕。然求其可以達旦之人，十中不得一二，非迫于來朝之有事，即限于此際之欲眠，往往半部即行，使佳話截然而止。予嘗謂好戲若逢貴客，必受腰斬之形，雖屬謔言，然實事也。與其長而不終，無甯短而有尾；故作傳奇付優人，先必示以可長可短之法，取其情節可省之數折，另作暗號記之；遇清閒無事之人，則增入全演，否則拔而去之；此法人人皆知，在梨園亦樂于爲此。但不知減省之中，又有增益之法；使所省數折，雖去若存，而無斷文截角之患者，則在秉筆之人，略加之意而已。法于所刪之下折另增數語，點出中間一段情節，如云：昨日某人來說某話，我如何答應之類是也。或于所刪之前一折，預爲吸起，如

云：「我明日當差某人去幹某事」之類是也。如此則數語可當一折，觀者雖未及看，實與看過無異，此一法也。予又謂多冗之客，併此最約者，亦難終場，是刪與不刪等耳。嘗見貴介命題，止索雜單，不用全本，皆為可行即行，不受戲文牽制計也。予謂全本太長，零齣太短，酌乎二者之間，當做元人百種之意而稍稍擴充之，另編十折一本，或十二折一本之新劇，以備應付忙人之用。或即將古本舊戲，用長房妙手縮而成之，但能沙汰得宜，一可當百，則寸金丈鐵，貴賤攸分。識者重其簡貴，未必不棄長取短，另開一種風氣，亦未可知也！此等傳奇，可以一席兩本，如佳客並坐，勢不低昂，皆當在命題之列者，則一後一先皆可為政，是一舉兩得之法也。有暇即當屬草，隨以下里巴人為白雪陽春之倡！

變舊成新

演新劇如看時文，妙在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演舊劇如看古董，妙在身後世，眼對前朝。然而古董之可愛者，以其體質愈陳愈古，色相愈變愈奇。如銅器玉器之在當年，不過一刮磨光瑩之物耳；迨其歷年既久，刮磨者渾全無跡，光瑩者斑駁成文，以是人人相寶，非寶其本質如常，寶其能新而善變也。使其不異當年，猶然是一刮磨光瑩之物，則與今時旋造者無別，何事什伯其價而購之哉？舊劇之可珍，亦若是也。

今之梨園，購得一新本則因其新而愈新之，飾怪誕奇，不遺餘力。演到舊劇，則千一轍，萬人一轍，不求稍異，觀者如聽蒙童背書，但賞其熟，求一換耳換目之字而不得；則是古董便爲古董，却未嘗易色生斑，依然是一刮磨先瑩之物，我何不取旋造者觀之，猶覺耳目一新，何必定爲村學究聽蒙童背書之爲樂哉？然則生斑易色，其理甚艱，當用何法以處此？曰：有道焉。仿其體質，變其丰姿，如同一美人而稍更衣飾，便足令人改觀，不俟變形易貌，而始知別一神情也。體質維何？曲文與大段關目是已。丰姿維何？科譚與細微說白是已。曲文與大段關目不可改者，古人既費一片心血，自合常留天地之間，我與何難而必欲使之埋沒？且時人是古非今，改之徒來訕笑，仍其大體，既慰作者之心，且杜時人之口。科譚與細微說白不可不變者，凡人作事，貴于見景生情。世道遷移，人心非舊，當日有當日之情態，今日有今日之情態。傳奇妙在人情，即使作者至今未死，亦當與世遷移，自矻其舌，必不爲膠柱鼓瑟之談以拂聽者之耳；况古人脫稿之初，便覺其新，一經傳播演過數番，即覺聽熟之言，難于復聽；即在當年，亦未必不自厭其繁而思陳言之務去也；我能易以新詞，透入世情三昧，雖觀舊劇，如閱新篇，豈非作者功臣？使得爲鷄皮三少之女，前魚不泣之男，地下有靈，方頌德歌功之不暇，而忍以矯制責之哉？但須點鐵成金，勿令畫虎類狗，

又須擇其可增者增，當改者改。萬勿故作知音，強爲解事，令觀者當場噴飯，而羣罪作備之人，則湖上笠翁不任咎也！此言潤澤枯槁，變易陳腐之事。予嘗痛改南西廂，如遊殿，問齋，踰牆，驚夢等科譚，及玉簪，偷詞，幽閨，旅婚諸賓白，付伶工搬演，以試舊新，業經詞人謬賞，不以點鼠爲非矣。尙有拾遺補缺之法未語同人，茲請並終其說：舊本傳奇，每多缺略不全之事，刺謬難解之情，非前人故爲破綻，留話柄以貽後人。若唐詩所謂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乃一時照管不到，致生漏孔，所謂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此等空隙，全靠後人泥補，不得聽其缺陷，而使千古無全文也。女媧氏煉石補天，天尙可補，况其他乎。但恐不得五色石耳！姑舉二事以概之：趙五娘子歸兩月卽別蔡邕，是一桃夭新婦，算至公姑已死，別墓尋夫之日，不及數年，是猶然一冶容誨淫之少婦也。身背琵琶，獨行千里，卽能自保無他，能免當時物議乎，張太公重諾輕財，資其困乏，仁人也。義士也，試問衣食名節二者孰重？衣食不繼，周之，名節所關則聽之，義士仁人，曾若是乎？此等缺陷，就詞人論之，幾與天傾西北，地陷東南無異矣，可少補天塞地之人乎？若欲于本傳之外，劈空添出一人，送趙五娘入京，與之隨身作伴，妥則妥矣，猶覺傷筋動骨，太涉更張。不想本傳白中有一人，儘可用之而不用，竟似張太公止圖卸肩，不顧趙五娘之去後者。其人爲

誰？着送錢米助喪之小二是也。剪髮白云：「你先回去，我少頃就着小二送來。」則是太公非無僕從之人，何以吝而不使？予爲略增數語，補此缺略，附刻于後以政同心。此一事也。明珠記之煎茶，所用爲傳消息之人者，塞鴻是也。塞鴻一男子，何以得事嬪妃？使宮禁之內，可用男子煎茶，又得密談私語，則此事可爲，何事不可爲乎？此等破綻，婦人小兒，皆能指出，而作者絕不經心，觀者亦聽其疎漏；然明眼人遇之，未嘗不噤然一笑而作無是公看者也。若欲于本傳之外，鑿空構一婦人與無雙小姐從不謀面，而送進驛內煎茶，使之先通姓名，後說情事，便則便矣，猶被生枝長節，難免贅語，不知眼前現有一婦，理合使之而不使，非特王仙客至愚，亦覺彼婦太忍。彼婦爲誰？無雙自幼跟隨之婢，仙客現在作妾之人，名爲采蘋是也，無論仙客覺人將意，計當出此；卽就采蘋論之，豈有主人一別數年，無由把臂，今在咫尺，不圖一見？普天之下，有萬是之忍人乎？予亦爲正此迷謬，止換賓白，不易填詞，與琵琶改本，並刊于後，以政同心。又一事也。其餘改本尚多，以篇帙浩繁，不能盡附。總之凡予所改者，皆出萬不得已，眼看不過，耳聽不過，故爲剗削不平以歸至當，非勉強出頭與前人爲難者比也。凡屬高明，自能諒其心曲！

插科打諢之語，若欲變舊爲新，其難易較此奚止百倍。無論劇劇可增，齣齣可

改，即欲隔日一新，逾月一換，亦誠易事。可惜當世貴人家蓄名優數輩，不得一談諧弄筆之人爲種詞林萱草，使之刻刻忘憂。若天假笠翁以年，授以黃金一斗，使得自買歌童，自編詞曲，口授而身導之，則戲場關目，日日更新，氈上談諧，時時變相；此種技藝，非特自貽誇之，天下人亦共信之。然謀生不給，遑問其他。只好作貧女縫衣，爲他人助嬌，看他人出閣而已矣！

琵琶記尋夫改本

（胡搗練）（旦）辭別去到荒坵，只愁出路終生受；畫取真容聊藉手，逢人將此勉哀求！

鬼神之道，雖則難明；感應之理，未嘗不信。奴豕昨日在山上築墳，偶然力乏，假寐片時，忽然要見當山土地，帶領着無數陰兵，前來助力；又親口囑咐着奴家，改換衣裝，往京尋取夫婿。及至醒來，那墳塋果然築就，可見真有神明，不是空空一夢。只得依了夢中之言，改換作道姑打扮，又編下一套淒涼北調，到途路之間逢人彈唱，抄化些資糧糊口，也是一條生計。只是一件，我自做媳婦以來，終日與公姑廝守，如今雖死，還有個墳塋可拜；一旦撇他而去，真個是舉目淒然！喜得奴家略曉丹青，只得借紙筆傳神，權當個丁蘭刻木，背

在肩上行走，只當遺與二親相傍一般。遇着小祥忌日，也好展開祭奠，不枉做媳婦的一點孝心。有理。有理。顏料紙張，俱已備下，只是憑空摹擬，恐怕不肖神情，且待想像起來？

（三仙橋）一從他每死後要相逢，不能勾，除非夢裏暫時略聚首。如今該下筆了。（欲畫又止介）若要描，描不就，暗想像，教我未描淚先流！（畫介）描不出他苦心頭，描不出他饑症候；（又想介）描不出他望孩兒的睜睜兩眸；（又畫介）只畫得他髮鬢和那衣衫敝垢。畫完了，待我細看一看。（看介）呀！像倒極像，只是畫得太苦了些，全沒些歡容笑口！呀！公婆，公婆，非是娘婦故意如此。休休，若畫做好容顏，須不是趙五娘的姑舅。

待我懸掛起來，燒些紙錢，奠些酒飯，然後帶出門去，便了。（掛介）嚶！我那公公婆婆呵！媳婦只爲往京尋取丈夫，撇你不下，故此圖畫儀容，以便隨身供養。你須是有靈有感，時刻在暗裏扶持，待媳婦早見你的孩兒，痛哭一場，說完了心事，然後趕到陰司與你二人做伴便了。阿呀！我那公婆呵！（哭介）

（前腔）非是奴尋夫遠遊，只怕我公婆絕後，奴見夫便回，此行安敢久？路途中，奴怎走？望公婆，相保佑。拜完了，如今收拾起身。論起理來，該先別墳塋；然後

去別張太公纔是。只爲要託他照管墳塋，須是先別了他，然後同至墳前，把公婆的骸骨，交付于他，便了。（鎖門行介）只怕奴去後，冷清清，有誰來祭掃？縱使遇春秋，一陌紙錢怎有？休休，你生是受凍餒的公婆，死做個絕祭祀的姑舅！

來此已是；「太公在家麼？」丑（上）收拾草鞋行遠路，安排包裹送嬌娘。「呀！

五娘子來了，老員外有請。」（末上）衰柳寒蟠不可聞，金風敗葉正紛紛；長安古道休回首，西出陽關無故人！「呀！五娘子我正要過來送你，你却來了。」

（旦）「因有遠行，特來別拜。太公請端坐，受奴家幾拜。」（末）「來到就是了，不勞拜罷！」（旦拜末同拜介）（旦）高厚恩難報，臨歧淚滿巾。（末）從今無別事，拭目待歸人。（末起，旦不起介）（末）「五娘子，請起呀！五娘子，你爲何跪在地下，不肯起來？」（旦）「奴家有兩件大事奉求，要太公親口許下，方敢起來。」（末）「孝婦所求，一定是綱常倫理之事，老夫一力擔當，快些請起！」（旦起介）（末叫）「小二！看椅子過來與五娘去坐了講話。」（旦）「告坐了。」（末）「五娘子，你方纔說的是那兩件事？」（旦）「第一件是怕奴家去後，公婆的墳塋沒人照管，求太公不時看顧，每逢令節，代燒一陌紙錢。」（末）「這是我分內之事，自然照管，何須你囑咐？第二件呢？」（旦）「第二件因奴家

是個少年女子，遠出尋夫，沒人作伴，路上怕有嫌疑，求公公大發婆心，把小二借與奴家作伴，到京之日即便遣人送還，這一件事關係奴家的名節，請求概允。」（末）「五娘子這件事情，比照管墳塋遠大，莫說待你拜求，方纔肯許，不是個仗義之人；就是聽你講到此處，方纔思念起來把小二送你，也就不成個張廣才了！我昨日思想，不但你隻身行走，路上嫌疑，就是到了京中，與你丈夫相見，他問你在途路之中如何宿歇，你把甚麼言語答應他！萬一男子漢的心腸，多疑少信，將你埋葬公婆的大事且不提起，反把形迹二字與你講論起來，如何了得？這也還是小事。他三載不歸，未必不在京中別有所娶，我想那房家小看見前妻未到，還要無中生有，別尋說話，離間你的夫妻，何況遠遠尋夫沒人作伴？若把幾句惡言加你，豈不是有口難分？還有一說：你丈夫臨行之日，把家中事情，拜託于我；我若容你獨自尋夫，有礙他終身名節，且復把甚麼顏面見他？就是死到九泉，也難與你公婆相會。這個主意，我先定下多時了。已曾吩咐小二着他伴你同行，不勞吩咐放心前去便了。」（旦起拜介）「這等多謝公公，奴家告別了！」（末）且慢些，再請坐下，我且問你：你既要尋夫，那路上的盤費已曾備下了麼？」（旦）「並不曾有。」（末）「既然沒有，如何去得？」

(旦指背上琵琶介)「這就是奴家的盤費；不瞞公公說，已曾編下一套淒涼北調譜入絲絃，一路彈唱而行，討些錢米度日。」(丑)「這等說來，竟是叫化了。這樣生意，我做不慣，不要應承，快尋別個去罷！」(末)「我自有生意，不消多嘴。五娘子，你前日剪髮葬親，往街坊賣貨，倒不會問得你賣了幾貫錢財，可勾用麼？」(旦)「並無人買，全虧太公周濟！」(末)「却又來，頭髮可以作器，尙且賣不出錢財。何況是空空彈唱？萬一沒人與錢，你還是去的好，轉來的好？流落在他鄉，不來不去的好？那些長途資斧，我也曾與你備下，不勞費心也罷。你既費精神編成一套詞曲，不可不使老朽聞之。你就唱來，待我」

「與你發個利市！」(旦)「這等待奴家獻醜，若有不到之處，求太公改政一二。」

(末)「你且唱來！」(旦理絃彈唱！)(末不住掩淚)(丑不住哭介)

(北越調門鶴鶉)靜理冰絃，疑神息喘，待訴衷腸。將眉略展！怕的是聽者愁聽，聞聲去遠，雖不比杞梁妻善哭夫，也去那哭倒長城的孟姜不遠？

(紫花兒序)俺不是好雲遊，閒離闌闌；也不是背人偷強抱琵琶！都則爲遠尋夫，苦歷山川！說甚麼金蓮窄小，道路迢迢，鞋穿便做，到骨葬溝渠首向天，保得遇無慚臉。好追隨地下姑嫜得全名，死也無冤！

〔天淨沙〕初當始配良緣，備饕餐，尙有餘錢；只爲兒夫去遠，遭荒羅，變爲妻庸，禍及椿萱！

〔金蕉葉〕他望賑濟，心穿眼穿；俺遭搶奪，糧懸命懸；若不是遇高鄰分糧助饑，怎能勾慰親心，將炭復然？

〔小排紅〕可憐他遊絲一縷命空牽，要續愁無線！俺也曾自壓糟糠，備親膳，要救餘年；又誰料攀轅臥轍翻成勸，因來竈邊窺奴私嚙，一聲兒哭倒便歸泉？

〔調笑令〕可憐葬無錢，虧的是一位恩人，竟做了兩次天！他助喪非強由情願，實指望吉回凶轉，因災致祥無他變；又誰知後通同前？

〔秃厮兒〕俺雖是厚面皮，無羞不腆，怎忍得累高鄰鬻產輸田，只得把香雲剪下自賣錢，到街坊，哭聲喧，誰憐？

〔聖藥王〕俺待要圖卸眉，赴九泉，怎忍得親骸朽露飽飛鳶？欲待把命苟延；較後先，算來無幸可徵天，哭倒在街前！

〔麻郎兒〕感義士施恩不倦，二天外又復加天，則爲這好仗義的高憐忒煞賢，越顯得受恩的淺深無辨！

〔么篇〕徒跣，把羅裙自然，裹黃泥去築墳園；感山靈，神通晝顯，又指去路，勸人

赴遠！

〔綵絲娘〕因此上顧不的鞋弓襪淺，講不起拋頭露面，手撥琵琶，原非自遣，要訴出衷腸一片！

〔東原樂〕暫把裳衣覆，喬將道服穿，爲缺資財，至使得身容變，休怪俺孝婦啼痕學杜鵑，只爲多愁怨漬染得縷麻如茜！

〔拙魯連〕可憐俺日不停，夜不眠，饑不冷，冷不燃！當日呵！辨不出桃花人面，分不開藕瓣金蓮，到如今藕絲花片落在誰邊？自對菱花，錯認椿萱，止爲憂煎，纔信通家寬出少年。

〔尾〕千愁萬緒提難過，只好綰繡中一線，聽不出眼淚的休解囊；但有酸鼻的仁人，將鈔袋兒展！

〔末〕做也做得好，彈也彈得好，唱也唱得好，可稱三絕！〔出銀介〕這一封銀子，就當潤喉潤筆之資，你請收下。〔旦謝介〕〔末〕小二過來，他方纔彈唱的時節，我便爲他聲音淒楚情節可憐，故此掉淚。你知道些甚麼，也號號咷咷哭個不了？〔丑〕不知甚麼原故，聽到其間，就不知不覺哭將起來；連我也不明白。〔末〕這等我且問你，方纔送他的銀子，萬一途中不勾，依舊要叫化起來，你還

是情愿不情愿？（丑）情愿！情愿！（末）爲什麼以前不情愿，如今忽然情愿起來？（丑想介）正是爲什麼原故？忽然改變起來？連我也不明白。（末）好！這叫做孝心所感，鐵人流淚；高僧說法，頑石點頭！（五娘子！）你一片孝心，就從今日効驗起了。此去定然遂意。我且問你，你公婆的墳塋，曾去拜別了麼？（旦）還不會去，要屈太公同行，好對着公婆當面拜託。（末）一發見得到，就請同行。叫小二與五娘子背了琵琶。（丑）自然，莫說琵琶，就是要帶馬桶，我也情愿挑着走了。（末）五娘子，我還有幾句藥石之言要吩咐你；和你一面行走，一面講罷！（旦）既有法言，便求賜教。（行介）

（關黑廝）（末）伊夫婿，多應是貴官顯爵；伊家去，須當審個好惡！只怕你這般喬打扮，他怎知覺？一貴一貧，恐他將錯就錯。（合）孤墳寂寞，路途滋味惡；兩處堪悲，萬愁怎摸？

（末）已到墳前了！蔡大哥，蔡大嫂，你這個孝順媳婦待你二人，可謂生事以禮，死葬以禮，祭之以禮，無一事不全的了！如今遠出尋夫，特來拜別，將墳墓交託于我；從今以後，我就當你媳婦，逢時化紙，遇節燒錢，你不消慮得！只是保佑他一路平安，早與丈夫相會。他一生行孝的事情；只有你夫妻兩口，

與我張廣才三人知道。你夫妻死了，止剩得我一個在此，萬一不能勾見他，只孝婦一片苦心誰人替他表白？趁我張廣才未死，速速保佑他回來，待我見他一面，把你媳婦的好處細細對他講一遍，我張廣才這個老頭兒，就死也瞑目了！

（憶多嬌）

我承委託當領略，這孤墳，我自看守，決不爽約；但願你途中身安樂！

（合）舉目蕭索，滿眼盈盈淚落！

（旦）公婆！你媳婦如今去了！太公！奴家去了！（末）五娘子，你途間保重，早去早回！小二！你好生伏侍五娘，不要叫他費心！（丑）曉得。

（旦）爲尊夫培別孤墳，（末）只怕兒夫不認真，（合）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送斷腸人！

（旦掩淚同丑先下）（末目送作哽咽不能出聲介）噯！我，我，我明日死了，那有這等一個孝順媳婦？可憐！可憐！（掩淚下）

明珠記煎茶改本第一折

（卜算子）

（生冠帶上）未遇費長房，已縮想思地，咫尺有佳音，可惜人難寄？

下官王仙客叨授富平縣尹，又爲長樂驛缺了驛官，上司命我帶官三月。近日朝

庭差幾員內官，帶領三十名公女去，備皇陵打掃之用。今日申牌時分已到驛中，我想宮女三十名，焉知無雙小姐不在其內？要託人探個消息，百計不能。喜得裏面要取人伏侍，我把塞鴻扮作煎茶童子，送進去承直；萬一遇見小姐，也好傳個信兒。塞鴻，那裏？（丑上）藍橋今夜好風光，天上羣仙降下方。只恐雲英難見面，裴航空自搗玄霜！塞鴻伺候。（生）今日送你進去煎茶，專爲打探無雙小姐的消息。你須要用心體訪！（丑）小人理會得！（生）隨着我來。（行介）你若見小姐呵！

（玉交枝）道我因他憔悴，雖則是斷機緣，心兒未灰！痴情還想成婚配；便今世不共鴛鴦，私心願將來世期！倒不盡將生換死求連理！（合）料伊行。冰心未移；料伊行，柔腸更癡！

說話之間，已到館驛前了。（丑）管門的公公在麼？（爭上）走馬近來辭帝闕，奉差前去掃皇陵。甚麼人？到此何幹？（生）帶管驛事富平縣尹送煎茶人役伺候！（淨）着他進來。（丑進見介）（淨看怒介）這是個男子，你爲甚麼送他進來呢？（生）是個幼年童子。（淨）着他這個模樣，也不是個幼年童子了。好個不通道理的縣官！就是上司官員帶着家眷從此經過，也沒有取男子服事之理；何況是皇

宮內院的嬪妃，肯容男子見面？叫孩子們，快打出去！着他換婦人進來！這樣不通道理，還叫他做官。（罵下）（生）這怎麼處？

（前腔）精神徒費不收留，翻加峻威，道是男兒怎入羣釵隊？歎賓鴻，有翼難飛！（

丑）老爺！你偌大一位縣官。怕羞遣婦人不動，撥幾個民間婦女進去就是了！愁他怎的？（生）塞鴻，你那裏知道？民間婦人儘有，只是我做官的人怎好把心事託他？幽情怎教民婦知？說來徒使旁人議！（合前）

且自回衙，少時再作道理。正是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

第二折

（破陣子）（小旦上）故主恩情難背，思之夜夜魂飛。

奴家采蘋自從拋離故主，寄養侯門。王將軍待若親生；王解元納爲側室，唱隨之禮不缺，伉儷之情頗諧；只是思憶舊恩，放心不下。聞得朝廷撥出宮女三十名，去備皇陵打掃，如今現在驛中；萬一小姐也在數內，我和他咫尺之間，不能見面，令人何以爲情？仔細想來，好慘悽人也！（淚介）

（黃鶯兒）從小便相依，棄中途，履禍危，經年沒個音書寄。到如今呵！又不是他東

我西，山遙路迷，宮門一入深無底；止不過禍層幃，身兒不近，怎免淚珠垂？

(生上)枉作千般計，空回九轉腸；姻緣生割斷，最狠是穹蒼。(見介)(小旦)相公回來了。你着塞鴻去探消息，端的何如？爲甚麼面帶愁容，不言不語？(生)不要說起，那守門的太監不收男子，只要婦人；婦人儘有，都民間之女，怎好託他代傳心事，豈不悶殺我也！

(前腔)無計可施爲，眼巴巴，看落暉，只令宵一過，便無機會。娘子！我便爲此煩惱，你爲何也帶愁容？看你無端皺眉，無因淚垂，莫不是愁他奪取中宮位？那裏知道這婚姻事呵！絕端倪，便圖來世，那好事也難期！

(小旦)奴家不爲別事，只因小姐在咫尺之間，不能見面，故主之情難于割捨，所以在此傷心！(生)原來如此。這也是人之常情。(小旦)相公，你要傳消息，既苦無人；我要見面談心，又愁無計；我如今有個兩全之法和你商量。(生)甚麼兩全之法？快些講來！(小旦)他要取婦人承值，何不把奴家送去，只說民間之婦。若歸見了小姐，婦人與婦人講話，沒有甚麼嫌疑。豈不比塞鴻更強十倍？(生)如此甚妙，這是把個官人娘子扮作民間之婦，未免屈了你些。(小旦)我原以侍妾起家，何屈之有？(生)這等吩咐門上喚一乘小橋進來，傍晚出去，

黎明進來便了。

羨卿多智更多情，一計能收兩淚零。(小旦)雞犬尙能懷故主，爲人豈可負生成？

第三折 (此折改白不改曲，曲照原本不更一字)

(長相思)(旦上)念奴嬌，歸國遙，爲憶王孫心轉焦。楚江秋色饒，月兒高，燭影搖，爲憶秦娥夢轉迢！苦呵，漢宮春信消！

街鼓鞞動戍樓，倚床無寐數更籌；可憐今夜中庭月，一樣清光兩地愁！奴家自到驛內，看着天色晚來。(內打二鼓介)呀！譙樓上面已打二鼓了，獨眠孤館，展轉淒涼，待與姊妹們閒話消遣，怎奈他們心上無事，一個個都去睡了？教奴家獨守殘燈，怎生睡得去？

(二郎神)良宵杳，爲愁多！睡來還覺，手攬寒衾風料峭！也罷，待我剔起銀燈，到階除下閒步一迴，以消長夜，徘徊燈側。下階閒步無聊，只見慘淡中庭新月小！畫屏間，餘香猶裊，漏聲高，正三更，驛庭人靜寥寥！

那簾兒外面就是煎茶之所，不免去就着茶爐，飲一杯苦茗則個！正是有水難澆心火熱，無風可解淚冰寒！(暫下)(小旦持扇上)已入重圍裏，涼愁見面遙；故

人相對處，打點淚痕拋！奴家自進驛，轉眼偷瞧，不見我家小姐。（內作長歎介）（小旦）呀！如今夜深人靜，爲何有沉吟歎息之聲。不免揭起簾兒，覷他一眼。

（前腔）偷瞧，把朱簾輕揭，金鈴聲小。呀！那階除之下，緩步行來的，好似我家小姐；待得喚他，又恐不是；我且只當不知，坐在這裏煎茶；看他出來，有何話說。

（旦上）看一縷茶烟香繚繞！呀！那個煎茶女子，好生面善，青衣執爨，分明舊識風標。悄話低聲問分曉。那煎茶女子，快取茶來！（小旦）娘娘請坐，待我取來。

（送茶各看背驚介）（旦）呀！分明是采蘋的模樣，他爲何來在這裏？（小旦）竟是我家小姐，待他喚我，我纔好認他。（旦）那女子走近前來，你莫非就是采蘋麼？

（小旦）小姐在上，妾身就是。（跪介）（旦抱哭介）（合）天那！何幸得萍水相逢！（

旦）你爲何來在這裏？（小旦）說起話長，今夜之來，是采蘋一點孝心，費盡機謀，特地來尋故主。請問小姐，老夫人好麼？（旦）還喜得康健，采蘋，你曉得王官人的消息麼？郎年少，自分離，孤身何處飄飄？

（小旦）他自分散之後，賊平到京，正要來圖婚配，不相我家遭此橫禍，他就落魄天涯。近得金吾將軍題請得官，現做富平縣尹，權知此驛。

（轉林鶯）他宦中薄祿權倚靠，知未遂他雲霄。（旦）這等說來，他也就在此處了；既然如此，你的近况何如？隨着誰人？作何勾當？（小旦）采蘋自別夫人小姐，蒙金吾將軍收爲義女，就嫁與王官人。目今現在一處。（旦）哦！他和你現在一處麼！（小旦）是！（旦作醋容介）這等講來，我倒不如你。鷓鴣已占枝頭早，孤鸞拘鎖，何日得歸巢？（小旦）小姐不要多心，奴家雖嫁王郎，議定權爲側室，虛却正夫人的坐位，還待着小姐哩！（旦）這等纔是。我且問你，檀郎安否？怕想思瘦損潘安貌？（小旦）他雖受磨折，却還志氣不衰，容顏如舊；志氣好，千般折挫，風月未全消！

他一片苦情，恐怕小姐不知。現付明珠一顆，是小姐贈與他的，他時時藏在身旁，不敢遺失。（付珠介）

（前腔）（旦）雙珠依舊成對好，我兩人還是蓬飄。采蘋！我今夜要約他一會，你可喚得進來麼？（小旦）這個使不得，老公公在外監守，又有軍士巡更，那裏喚得進來？（旦）莫非是你……（小旦）是我怎麼樣？哦！采蘋知道了，莫非疑我吃醋麼？若有此心，天不覆，地不載！小姐，利害所關，他委實進來不得。（旦淚介）噯！眼前欲見無由到，驛庭咫尺翻做楚天遙！（小旦）楚天猶小，着不得一腔煩惱。小

姐有何心事，只消對采蘋說知，待采蘋轉對他說，也與見面一般。（旦）枉心焦，我芳情自說，怎說與伊曹。

待我修書一封，與你帶去便了。（小旦）說得有理，快寫起來，一霎時，天就明了。（旦寫介）

（啄本公子）舒殘繭，展兔毫，蚊脚蠅頭隨意掃，只怕我有萬恨千愁，假饒會面難消。我有滿腔愁怨，寫向鸞箋怎得了？總有丹青別樣巧，舉竟衷腸事怎描？只落得淚痕交！

（前腔）書纔寫，燈再挑，錦袋重封花押巧。書寫完了，采蘋，你與我傳示他。好自支持，休爲我長皺眉梢。（小旦）小姐，你與他的姻緣畢竟如何？可有出宮相會的日子？（旦）爲說漢宮人未老，怨粉愁香憔悴倒，寂寂園陵歲月遙，雲雨隔藍橋？

明珠封在書中，叫他依舊收好。（小旦）天色已明，采蘋出去了。小姐，你千萬保重！若有便信，替我致意老夫人。（各哭介）（小旦）小姐保重，采蘋去了！（掩淚介）（唱）呀！采蘋！你竟去了！（頓足哭介）（哭相思尾）從此兩下分離音信杳，無由再見親人了。

(哭倒介)(末上)自不整衣毛，何須夜夜號？嗒家一路辛苦，正其睡覺，不知那個宮人啾啾唧唧，一夜哭到天明；不免到裏面去看來。呀！爲何哭倒在地下？(看介)原來是劉宮人。劉宮人起來！(摸介)呀！不好了！渾身冰冷，只有心口還熱。列位宮人快來！(四宮女上)並無奇禍至，何事疾聲呼？呀！這是劉家姐姐，爲何倒在地下？(末)列位宮人看好，待我去取薑湯上來。(下)(宮女)劉家姐姐，快些甦醒。(末取薑湯上)薑湯在此，快灌下去！(灌醒介)(宮女)劉家姐姐，你爲甚麼事情哭得這般狼狽？

(黃鶯兒)(旦)只爲連日受劬勞，怯風霜，心膽搖，昨宵不睡挨到曉。(末)爲甚麼不睡呢？(旦)思家路遙，思親壽高，因此慕然愁絕昏沉倒；謝多嬌，相將救取，免死向荒郊！

(末)好不小心，萬一有些差池，都是嗒家的干係哩！

(前腔)(衆)人世水中泡，受皇恩，福怎消？何須苦憶家鄉好？慈幃暫拋，相逢不遙，寬心莫把閒愁惱。(內)面湯熱了，請列位宮人梳粧上轎。(合)曙光高，馬嘶人起，梳洗上星輅！

(宮女)姊妹人人笑語聞，娘行何事獨憂煎？(旦)祇因命帶悽惶煞，心上無愁也

淚漣！

第三 授曲

聲音之道函渺難知，予作一生柳七，交無數周郎，雖未能如曲子相公身都道顯，然論其生平製作，塞滿人間，亦類此君之不可收拾。然究竟于聲音之道未嘗盡解；所能解者不過詞學之章句，音理之皮毛，比之觀場矮人略高寸許。人贊美而我先之，我憎醜而人和之，舉世不察遂羣然許爲知音。噫！音豈易知者哉！人問概不知音，何必製曲？予曰：釀酒之家，不必盡知酒味，然秫多水少則醇釀，麴好蘖精則香冽，此理則易諳也。此理既諳，則杜康不難爲矣。造弓造矢之人，未必盡嫻決拾，然曲而勁者利于矢，直而銳者宜于鵠，此道則易明也。既明此道，卽世爲弓人矢人可矣。雖然，山民善跋，水民善涉，術疎則巧者亦精，業久則麤者亦精，填過數十種新詞，悉付優人聽其歌演；近硃者赤，近墨者黑，况爲硃墨所從出者乎？麤者自然拂耳，精者自能娛神，是其中菽麥，亦稍辨矣。語云耕當問奴，織當訪婢；予雖不敏，亦曲中之老奴，歌中之黠婢也。請述所知以備裁擇。

解明曲意

唱曲宜有曲情；曲情者，曲中之情節也。解明情節，知其意之所存，則唱出口時，

儼然此種神情；問者是問，答者是答；悲裏黯然魂消而不致反有喜色，歡者恬然自得而不見稍有瘁容；且其聲音齒頰之間，各種俱有分別。此所謂曲情是也。吾觀今世學曲者，始則誦讀，繼則歌詠，歌詠既成而事畢矣。至于講解二字，非特廢而不行，亦且從無此例。有終日唱此曲，終年唱此曲，甚至一生唱此曲，而不知此曲所言何事，所指何人，口唱而心不唱，口中有曲而面上身上無曲，此所謂無情之曲，與蒙童背書同一勉強而非自然者也。雖腔板極正，喉舌齒牙潔清，終是第二第三等詞曲，非登峯造極之技也。欲唱好曲者，必先求明師講明曲義；師或不解，不妨轉詢文人，得其意而後唱。唱時以精神貫串其中，務求酷肖，若是則同一唱也，同一曲也，其轉腔換字之間，別有一種聲口；舉目回頭之際，另是一副神情；較之時優自然迥別。變死音爲活曲，化歌者爲文人，只在能解二字；解之意義大矣哉！

調熟字音

調平仄，別陰陽，學歌之首務也。然世上歌童，解此二事者，百不得一；不過口傳心授，依樣葫蘆，求其師不甚謬，則習而不察，亦可以混過一生。獨有必不可少之一事，較陰陽平仄爲稍難，又不得因其難而忽視者，則爲出口收音二訣竅。世間有一字，卽有一字之頭，所謂出口者是也。有一字卽有一字之尾，所謂收音者是也。尾後

又有餘音，收煞此字，方能了局。譬如吹「簫」姓「蕭」諸「蕭」字，本音爲簫，其出口之字頭與收音之字尾，並不是「簫」。若出口作「簫」，收音作「簫」，其中間一段正音並不是「簫」，而反爲別一字之音矣。且出口作「簫」，其音一洩而盡；曲之緩者，如何接得下板，故必有一字爲之頭以備出口之用，有一字爲之尾以備收音之用。又有一字爲餘音以備煞板之用；字頭爲何？「西」字是也；字尾爲何？「天」字是也；尾後餘音爲何？「鳥」字是也。字字皆然，不能枚紀。絃索辨訛等書，載此頗詳，闕之自得。要知此等字頭字尾及餘音，乃天造地設，自然而然，非後人扭捏而成者也。但觀切字之法。卽知之矣。篇海字彙等書，逐字載有註脚，以兩字切成一字。其兩字者：上一字卽爲字頭，出口者也；下一字卽爲字尾，收音者也；但不及餘音之一字耳。無此上下二字切不出中間一字，其爲天造地設可知。此理不明，如何唱曲？出口一錯，卽差謬到底，唱此字而訛爲彼字，可使知音者聽乎？故教曲必先審音；卽使不能盡解，亦須講明此義。使知字有頭尾以及餘音，則不敢輕易開口。每字必詢，久之自能慣熟。「一曲有誤周郎顧」，苟明此道，卽遇最刻之周郎，亦不能拂情而左顧矣。

字頭字尾及餘音，皆爲慢曲，而設一字一板或一字數板者，皆不可無。其快板曲止有正音，不及頭尾。

緩音長曲之字，若無頭尾，非止不合韻，唱者亦大費精神。但看青衫贊禮之法，卽知之矣。拜與二字皆屬長音，拜字出口以至收音，必俟其人揖畢而跪，跪畢而拜，爲時甚久。若止唱一拜字到底，則其音一洩而盡，不當歇而不得不歇，失儻相之禮矣。得其竅者，以「不愛」二字代之。「不」乃「拜」之頭，「愛」乃「拜」之尾，中間恰好是一「拜」字。以一字而延數晷，則氣力不足，分爲三字卽有餘矣。「興」字亦然，以「希」「因」二字代之。贊禮且然，况于唱曲！婉譬曲喻以至于此，總出一片苦心。審樂諸公，定須憐我！

字頭字尾及餘音。皆須隱而不現。使聽者聞之，但有其音，并無其字，始稱善用頭尾者。一有字迹，則沾泥帶水，有不如無矣。

字忌模糊

學唱之人，勿論巧拙，只看有口無口。聽曲之人，慢講精麤，先問有字無字。字從口出，有字卽有口。如出口不分明，有字若無字。是說話有口，唱曲無口，與啞人何異哉？啞人亦能唱曲，聽其呼號之聲，卽可見矣。常有唱完一曲，聽者止聞其聲，辨不出一字者，令人悶殺。此非唱曲之料，選材者任其咎，非本優之罪也，舌本生成，似難強造，然于開口學曲之初，先能淨其齒頰，使出口之際，字字分明，然後使

工腔板；此回天大力，無異點鐵成金，然百中遇一，不能多也。

曲嚴分合

同場之曲，定宜同場，獨唱之曲，還須獨唱；詞意分明，不可犯也。常有數人登場，每人一隻之曲，而衆口同聲以出之者。在授曲之人，原有淺深二意？淺者慮其冷靜，故以發越見長；深者示不參差，欲以翕如見好。嘗見琵琶賞月一折，自「長空萬里」以至「幾處寒衣織未成」俱作合唱之曲，諦聽其聲，如出一口，無高低繼續之痕者；雖曰良工苦心，然作者深心于茲埋沒。此折之妙，全在共對月光，各談心事；曲既分唱，身段即可分做，是清淡之內原有波瀾。若混作同場，則無所見其情，亦無可施其態矣。惟甯寒生二曲可以同唱，首四曲定該分唱；况有合前數句，振起神情，原不慮其太冷。他劇類此者甚多，舉一可以概百。戲場之曲，雖屬一人而可以同唱者，惟行路出師等劇，不問詞體異同，皆可使衆聲合一。場面宜鬧，曲聲亦宜鬧，靜之則相反矣。

鑼鼓忌雜

戲場鑼鼓，筋節所關，當敲不敲，不當敲而敲，與宜重而輕，宜經反重者，均足令戲文減價。此中亦具至理，非老于孟優者不知。最忌在要緊關頭，忽然打斷。如說

白未了際，曲調初起之時，鑼鼓亂打，蓋却聲音，使聽白者少聽數句，以致前後情事不連。審音者未聞起調，不知以後所唱何曲，打斷曲文，罪猶可恕；抹殺賓白，情理難容。予觀場每見此等，故爲揭出。又有一齣戲文將了，止餘數句賓白未完，而此未完之數句，又係關鍵所在；乃戲房鑼鼓早已催促收場，使說與不說同者，殊可痛恨！故疾，徐，輕，重之間，不可不急講也。場上之人將要說白，見鑼鼓敲未歇，宜少停以待之；不則過難專委，曲白鑼鼓均分其咎矣。

吹合宜低

絲，竹，肉三音，向皆孤行獨立，未有合用之者；合之自近年始。三籟齊鳴，天人合一，亦金聲玉振之遺意也，未嘗不佳，但預以肉爲主而絲竹副之，使不出自然者亦漸近自然，始有主行客隨之妙。邇來戲房吹合之聲，皆高于場上之曲，反以絲竹爲主而曲聲和之；是座客非爲聽歌而來，乃聽鼓樂而至矣。從來名優教曲，總使聲與樂齊；簫笛高一字，曲亦高一字；簫笛低一字，曲亦低一字。然相同之中，卽有高低輕重之別；以其教曲之初，卽以簫笛代口，引之使唱，原係聲隨簫笛，非以簫笛隨聲；習久成性，一到場上，不知不覺而以曲隨簫笛矣。正之常用何法？曰：家常理曲，不用吹合，止于場上用之，則有吹合亦唱，無吹合亦唱，不靠吹合爲主。譬之小兒學行，終

日倚牆靠壁，舍此不能舉步；一旦去其牆壁，偏使獨行，行過一次兩次，則雖見牆壁而不靠矣。以予見論之：和簫和笛之時，當比曲低一字，曲聲高于吹合，則絲竹之聲亦變爲肉，尋其附和之痕而不得矣。正音之法，有過此者乎？然此法不宜概行，當視唱曲之人之本領，如一班之中，有一二喉音最亮者，以此法行之；其餘中人以下之材，俱照常格。倘不分高下，一例舉行，則良法不終而怪予立言之誤矣。

吹合之聲，場上可少；教曲學唱之時，必不可少。以其能代師口而司鑄鑄變化之權也。何則？不用簫笛，止憑口授，則師唱一遍，徒亦唱一遍，師住口而徒亦住口。聰慧者數遍即熟，資質稍鈍者，非數十百遍不能，以師徒之間無一轉相授受之也。自有此物，只須師教數遍，齒牙稍利，即用簫笛引之。隨簫隨笛之際，若曰無師，則輕重疾徐之間，原有法脈準繩，引人歸于勝地；若曰有師，則師口並無一字，已將此曲交付其徒。先則人隨簫笛，後則簫笛隨人，是金蟬脫殼之法也。庾公之斯學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于我，簫笛二物，即曲中之尹公也。但庾公之斯與子濯孺子昔未見面，而今同在一堂耳。若是則吹合之力，詎可少哉？予恐此書一出，好事者過聽予言，謬視簫笛爲可棄，故復補論及此。

第四 教白

教習歌舞之家，演習聲容之輩，咸謂：唱曲難，說白易；賓白念熟即是，曲文念熟而後唱，唱必數十遍而始熟，是唱曲與說白之工，難易判如霄壤。時論皆然。予獨怪其非是。唱曲難而易，說白易而難；知其難者始易，視爲易者必難。蓋詞曲中之高，低，抑，揚，緩，急，頓，挫，皆有一定不移之格，譜載分明，師傅嚴切，習之既慣，自然不出範圍。至賓白中之高，低，抑，揚，緩，急，頓，挫，則無腔板可按，譜籍可查，止靠曲師口授；而曲師入門之初，亦係暗中摸索，彼既無傳于人，何從轉授于我？訛以傳訛，此說白之理，日晦一日而人不知；人既不知，無怪乎念熟卽以爲是而且以爲易也。吾觀梨園之中，善唱曲者十中必有二三；工說白者，百中僅可一二。此一二人之工說白，若非本人自通文理，則其所傳之師，乃一讀書明理之人也。故曲師不可不擇。教者通文識字，則學者之受益，東君之省力，非止一端。苟得其人，必破優伶之格以待之；不則鶴困鷄羣，與儕衆無異，孰肯抑而就之乎？然于此中索全人頗不易得，不如仍苦立言者再費幾升心血創爲成格以示人，自製曲選詞以至登場演習，無一不作功臣，庶于爲人爲徹之義無少缺陷。雖然，成格卽設，亦止可爲通文達理者道，不識字者聞之，未有不噴飯胡盧而怪迂人之多事者也。

高低抑揚

賓白雖係常談，其中悉具至理，請以尋常講話喻之：明理人講話一句可當十句，不明理人講話十句抵不過一句，以其不中肯綮也。賓白雖係編就之言，說之不得法，其不中肯綮等也。猶之倩人傳語，教之使說，亦與念白相同。善傳者以之成事，不善傳者以之債事，卽此理也。此理甚難亦甚易；得其孔竅則易，不得孔竅則難。此等孔竅，天下人不知之，予獨知之；天下人卽能知之，不能言之，而予復能言之，請揭出以示歌者。白有高低抑揚，何者當高而揚？何者當低而抑？曰：若唱曲。然曲文之中有正字，有襯字，每遇正字，必聲高而氣長；若遇襯字則聲低氣短而疾忙帶過，此分別主客之法也。說白之中亦有正字，亦有襯字，其理同，則其法亦同。一段有一段之主客，一句有一句之主客，主高而揚，客低而抑，此至當不易之理，卽最簡極便之法也。凡人說話，其理亦然。譬如呼人取茶取酒，其聲云：「取茶來」「取酒來」，此二句既爲「茶」「酒」而發，則「茶」「酒」二字爲正字，其聲必高而長，「取」字，「來」字，爲襯字，其音必低而短。再取舊曲中賓白一段論之。琵琶分別白云：雲情雨意，雖可拋兩月之夫妻；雪髯霜鬢，竟不念八句之父母；功名之念一起，甘旨之心頓忘。是何道理？首四句之中，前二句是客，宜略輕而稍快；後二句是主，宜略重而稍遲。功名甘旨二句亦然。此句中之主客也；「雖可拋」「竟不念」六個字，較之「兩月夫妻」「八句父母」

雖非襯字，却與襯字相同；其爲輕快，又當稍別。至于「夫妻」「父母」之上「之」字，又爲襯中之襯，其爲輕快更宜倍之。是白皆然，此字中之主客也。常見不解事梨園，每于四六句中之「之」字，與上下正文同其輕重疾徐，是謂菽麥不辨，尙謂之能說白乎？此等皆言賓白，蓋場上所說之話也。至于上場詩，定場白，以及長篇大幅敘事之文，定宜高低相錯，緩急得宜，切勿作一片高聲，或一派細語，俗言水平調是也。上場詩四句之中，三句皆高而緩，一句宜低而快；低而快者大率宜在第三句，至第四句之高而緩，較首二句更宜倍之。如澠紗記定場詩云：「少小英雄俠氣聞，飄零仗劍學從軍。何年事了拂衣去？歸臥荆南夢澤雲。」「少小」二句宜高而緩，不待言矣。「何年」一句必須輕輕帶過。若與前二句相同，則煞尾一句不求低而自低矣，末句一低則懈無勢；况其下接着通名道姓之語，而如下官姓范名齋字少伯；「下官」二字，例應稍低。若末句低而接者又低，則神氣索然不振矣。故第三句之稍低而快，勢有不得不然者；此理此法，誰能窮究至此！然不如比，則是尋常應付之戲，非孤標特出之戲也。高低抑揚之法盡乎此矣。

優師既明此理，則授徒之際，又有一簡便可行之法，索性取而予之。但于點脚本時，將宜高宜長之字用硃筆圈之；凡類襯字者，圈，至于襯中之襯與當急急趕下斷斷

不宜沾滯者，亦用硃筆抹以細紋如流水狀，使一一皆能識認。則于念劇之初，便有高抵抑揚，不俟登場摹擬。如此教曲，有不妙絕天下，而使百千萬億之人贊美者，吾不信也！

緩急頓挫

緩，急，頓，挫之法，較之高低抑揚，其理愈精，非數言可了。然了之必須數言，辯者愈繁則聽者愈惑，終身不能解矣。優師點脚本授歌童，不過一句一句一點，求其點不刺謬，一句還一句，不致斷者聯而聯者斷，亦云幸矣！尙能詢及其他，卽以脚本授文人，倩其畫文斷句，亦不過每句一點，無他法也。而不知場上說白，儘有當斷處不斷，反至不當斷處而忽斷，當聯處不聯，忽至不當聯處而反聯者；此之謂緩，急，頓，挫。此中微渺，但可意會，不可言傳；但能口授，不能以筆舌喻者。不能言而強之使言，只有一法：大約兩句三句而止言一事者常一氣趕下，中間斷句處勿太遲緩。或一句止言一事，而下句又言別事；或同一事而另分一意者，則常稍斷，不可竟連下句。是亦簡便可行之法也。此言其竅，非論其精；此言其略，未及其詳。精詳之理，則終不可言也。

當斷當聯之處，亦照前去，分別于脚本之中，當斷處用硃筆一畫，使至此稍頓；

餘俱連讀，則無緩急相左之患矣。

婦人之態，不可明言；賓白中之緩急頓挫，亦不可明言，是二事一致。輕盈嫵娜，婦人身上之態也；緩急頓挫，優人口中之態也；予欲使優人之口變爲美人之身，故爲講究至此。欲爲戲場尤物者，請從事予言，不則仍其故步。

第五 脫套

戲場惡套，情事多端，不能枚紀。以極鄙極俗之關目，一人作之，千萬人效之，以致一定不移，守爲成格，殊可怪也！西子捧心，尙不可效；况效東施之顰乎？且戲場關目，全在出奇變相，令人不能懸擬；若人人如是，事事皆然，則彼未演出而我先知之，憂者不覺其可憂，苦者不覺其爲苦，卽能令人發笑，亦笑其雷同他劇不出範圍，非有新奇不測之可喜也。掃除惡習，拔去眼釘，亦高人造福之一事耳！

衣冠惡習

記予幼時觀場，凡遇秀才赴考及謁見當塗貴人所衣之服，皆青素圓領，未有着藍衫者；三十年來始見此服。近則藍衫與青衫並用，卽以之別君子小人；凡以正生小生及外末脚色而爲君子者，照舊衣青圓領；惟以淨丑脚色而爲小人者，則着藍衫。此例始于何人，殊不可解。夫青衫，朝廷之名器也。以賢愚而論，則爲聖人之徒者始得

衣之；以貴賤而論，則備縉紳之選者始得衣之；名宦大賢，盡于此出，何所見而爲小人之服，必使淨丑衣之？此戲場惡習，所當首革者也。或仍照舊例止用青衫而不設藍衫；若照新例，則君子小人互用，萬勿獨歸花面而令士子蒙羞也。

近來歌舞之衣，可謂窮奢極侈。富貴娛情之物，不得不然，似難責以檢朴。但有不可解者。婦人之服貴在輕柔；而近日舞換，其堅硬有如盔甲，雲肩大而且厚，而夾兩層之外，又以銷金錦緞圍之；其下體前後二幅名曰遮羞者，必以硬布裱骨而爲之；此戰場所用之物，名爲紙甲者是也；歌臺舞榭之上，胡爲乎來哉？易以輕軟之衣，使得隨身環繞，似不容已，至于衣上所繡之物，止宜兩種，勿及其他。上體鳳鳥，下體雲霞，此爲定製。蓋霓裳羽衣四字，業有成憲，非若點綴他衣可以渾施色相者也。予非能創新，但能復古。

方巾與有帶飄巾，同爲儒者之服。飄巾儒雅風流，方巾老成持重，以之分別老少，可稱得宜。近日梨園，每遇窮愁患難之士，卽戴方巾，不知何所取義？至紗帽巾之有飄帶者，制原不佳，戴于粗豪公子之首，果覺相稱。至于軟翅紗帽，極美觀瞻；曩時張生賸牆等劇，往往用之，近皆除去，亦不得其解。

聲音惡習

花面口中聲音宜雜，如作各處鄉語及一切可惜可厭之聲，無非爲發笑計耳。然亦必須有故而然；如所演之劇人係吳人則作吳音，人係越人則作越音，此從人起見者也；如演劇之地在吳則作吳音，在越則作越音，此從地起見者也。可怪近日之梨園，無論在南在北，在西在東，亦無論劇中之人生于何地，長于何方，凡係花面脚色，卽作吳音；豈吳人盡闔花面乎？此與淨丑着藍衫同一覆盆之事也。使范文正韓襄毅諸公有知，聞此聲，觀此劇，未有不抱恨九原而思痛革其弊者也。今三吳紳縉之居要路者，欲易此俗，不過啓吻之勞，從未有計及此者，度量優容，真不可及！且梨園盡屬吳人，凡事皆能自顧，獨此一着，不惟不自爭氣，偏欲故形其醜，豈非天下古今一絕大怪事乎？且三吳之音，止能通于三吳，出境言之，人多不解，求其發笑而反使聽者茫然，亦失計甚矣！吾故爲詞，易之，花面聲音，亦如生旦外末，悉作官音，止以話頭惹笑，不必故作方言，卽作方言，亦隨地轉。如在杭州卽學杭州之話，在徽州卽學徽州之話，使婦人小兒皆能識辨，識者多而笑者衆矣。

言語惡習

白中有一呀字，驚駭之聲也。如耳中並無此事，而猝然遇之，一向會見其人而偶爾逢之，則用此字開口以示異也。近日梨園不明此義，凡見一人，凡遇一事，不論

意中意外，久逢乍逢，即用此事開口；甚有差人請客而客至，亦以「呀」字爲接見之聲音，此等迷謬，尙可言乎？故爲揭出，使知斟酌用之。

戲場慣用者，又有「且住」二字。此二字，有兩種用法：一則相反之事用作過文，如正說此事，忽然想及彼事；彼事與此事，勢難並行，纔想及而未嘗出口，先以此二字截斷前言。「且住」者住此說以聽彼說也。一則心上猶豫假此以待沉吟，如此說自以爲善，恐未盡善，務期必妥，當于是處尋非，故以此代心口相商；「且住」者稍遲以待不可竟行之意也。而今之梨園不問是非好歹，開口說話，即用此二字作助語詞。常有一般賓白之中，連說數十個「且住」者，此皆不詳字義之故。一經點破，犯此病者解矣！

上場引子下場詩，此一齣戲文之首尾；尾後不可增尾，猶頭上不可加頭也。可怪近時新例，下場詩念畢，仍不落臺，定增幾句淡話，以極緊湊之文翻成極寬緩一局，此義何居，令人不解！曲有尾聲及下場詩者，以曲音散漫，不得幾句緊腔，如何截得板住？白文冗雜，不得幾句約語，如何結得話成？若使結過之後，又復說起，何如不收竟下之爲愈乎？且首尾一理，詩後既可添話，則何不于引子之先亦加幾句說白，說完而後唱乎？此積習之最無理，最可厭者，急宜改革！然又不可盡革，如兩人三人在

場，二人先下，一人說話未了，必宜稍停以盡其說，是謂弔場，原係古格。然須萬不得已，少此數句，必添以後一齣劇文；或少此數句，即埋沒從前說話之意者，方可如此，是龍足非蛇足也。然只可偶一爲之，若齣齣皆然，則是是貂皆可續矣；何世間狗尾之多乎？

科譚惡習

捶科打譚處，陋習更多，革之將不勝革；且見過即忘，不能悉記，略舉數則而已。如兩人相毆，一勝一敗，有人來勸，必使被毆者走脫而誤打解勸之人，連環擲戟之董卓是也。主人偷香竊玉：館童吃醋拈酸，謂尋新不如守舊，說畢，必以臀相向，如玉簪之進安：西廂之琴童是也。戲中串戲，殊覺可厭。而優人慣增此種，其腔必效代陽，幽閨曠野奇逢之酒保是也。

多角戀：

佩里：…… 登你好的讀多，的讀

所 版
有 權

廿四年六月四日

新 式 標 點

李 笠 翁 曲 話

淨 裝 一 冊

定 價 四 角 五 分

標 點 者 鮑 廣 生
校 訂 者 何 銘
出 版 者 新 文 化 書 社
發 行 者 新 文 化 書 社
各 省 各 埠 大 各 書 局 均 有 代 售

新 式 標 點 各 種 舊 小 說

濟公案	彭公案	施公案	三門街	再生緣	薛剛反唐	大紅袍	小紅袍	列國演義	三國演義	水滸	蕩寇志	紅樓夢	紅樓圓夢	英烈傳	乾隆遊江南	說唐全傳	雙美奇緣	平山冷燕	四遊記	五虎平西	五虎平南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二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六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二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定價三元六角	定價三元二角	定價四元四角	定價一元五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九角	定價九角	定價五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八角	定價一元八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八角	定價六角	定價六角	定價一元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六角